

# 觀 察

分五角一份每。

日二月十年七十三

· 版出六期星逢

## 期 六 第



## 卷 五 第

專 論

### 政治力量安能穩定物價

嚴仁賡

### 論物價的局部管制

劉滌源

### 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

楊人楩

歐洲通信

### 波蘭之行

葉君健

外論選譯

### 激速轉舵下的美國對日

### 政策

Mark Gayn

### 觀 濟南之戰(南京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 察 閻錫山的生死關頭

(西安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 通 信

### 四川政局的暗潮

(成都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文 藝

### 逃 亡

汪 銘

讀者 美國進步黨大會旁聽記  
投書 留學生匯率問題

發行者：觀察社

地址：上海北四川路一九七號

電話：(02) 62332

電報掛號：590927

華北航空發行所：北平府右街李閣老

胡同二號

台灣航空發行所：台北館前路八十五號

訂閱價目

三個月：掛號一元八角，平寄一元六角

六個月：掛號二元八角，平寄二元六角

一年：掛號四元八角，平寄四元六角

香港：掛號二元八角，平寄二元六角

澳門：掛號二元八角，平寄二元六角

港幣：掛號二元八角，平寄二元六角

國外：掛號二元八角，平寄二元六角

郵資：掛號二元八角，平寄二元六角

觀察台訂本

第一、二、三、四卷上下册

共計八册，每册二元

郵費：掛號每册四角

分裝：掛號每册四角

廣告價目

封面：每行一百五十元

封底：每行一百五十元

通：每行一百五十元

照：每行一百五十元

退稿：不收郵費

平：掛號一元，平寄八角

航：掛號一元，平寄八角

如：掛號一元，平寄八角

事：掛號一元，平寄八角

地：掛號一元，平寄八角

號：掛號一元，平寄八角

讀者投書

進步黨大會旁聽記

陶維大

(編者按：陶女士此文寄到時，本期業已全部排好，無法改動，本文有時間性，祇得改在讀者投書欄內刊出。)

美國總統選舉的日子一天一天臨近了，各黨總統候選人都在紛紛忙於競選運動，旅行各州演講。新成立的進步黨候選人華萊士於九月初曾深入南方各州。這區域是種族歧視最甚的地方，黑人除受到種種不平等待遇外，常受到三K黨的威脅，許多地方，私刑在戰時一度停頓，現在却又復活了。廢除種族歧視，黑白平等是進步黨對內政策與口號之一。這點大大激怒了南方人士，因此華萊士在南方幾個城市被擊擊用生雞蛋和蕃茄投擲，在有些城市，官方並禁止他演講，因為華萊士堅持黑人有權利與白人一起聽他演講，而這是違反當地禁止黑白混雜的法律的。無論如何，華萊士仍舊按照他的計劃完成此次旅行。他堅持不投宿不容納黑人的旅館，不到不招待黑人的餐館用飯。在此種情形下，使華萊士原來準備關於繁榮南方經濟的演講稿完全未用。但這個經驗使他更深刻的了解這封建與法西斯的習俗與法律是如何的須要及早剷除。

輝不絕的到來。是晚到會的有四萬八千人。據說此次門票收入打破美國歷來政治集會的紀錄，約計七萬八千元。

到會的人士大部份是青年，奇怪的是黑人到會的並不多。開會後最初幾個節目是歌唱，多半是黑人歌曲。最精彩的有著名黑人歌唱家 Paul Robeson 所唱 O' Man River 一曲，博得全場熱烈彩聲。

接着是三一聖堂牧師 John Howard Melish 致禱詞。此後就有勞工黨 (ALP-American Labor Party, 按美勞工黨為擁護華萊士者) 國會代表及代表候選人數人演講。如 Vito Marcantonio, 勞工黨國會代表，大專攻擊紐約市長 William O'Dwyer (按 O'Dwyer 曾反對任杜魯門為民主黨候選人，後見勢不成，乃又贊成杜魯門，而勸華萊士退出競選，以便有利於民主黨之當選。) 稱他為假自由主義者。Leo Isacson, 新任勞工黨國會代表，則對杜魯門反覆不定的以色列政策加以攻擊。這兩位代表活潑生動的演詞都博得掌聲不少。每逢提到杜魯門, O'Dwyer, 非美活動委員會等時，觀眾都報以噓聲。

華萊士出場之前開始向大家捐款。競選運動一向須要大批經費。民主與共和兩黨都很富裕。進步黨則全靠捐款及華萊士演講售票所得。這一晚成績非常良好，有十萬元之多。情況熱烈，使人感動。使人驚訝的是有在場維持秩序的五名警士也捐款相助。大家都鼓掌感謝。有人開玩笑說，此五人也許明日要被市長開除了。(按最近紐約市長曾下令市政府解僱許多勞工黨黨員。)

十一時二十九分華萊士步入場中，聽眾不約而同起立，掌聲連續不能停止，紙花紛飛。直到 Vito Marcantonio 警告大家如開會超過午夜十二時，須付會場過時費，掌聲才安靜下來。是晚華萊士的演講並不如其他幾人激烈。他聲調平靜，沉着。主要敘述他的南方旅行，及所嚮往的法西斯滋味。他認為

北方有些大資本家大地主，大礦主等在南方握有大企業的應負挑撥對黑人仇視的責任。他特別指出在有些區域，和平的集會也會順利的舉行。假若人們尊重憲法，尊重基督教義，種族歧視一定可以消滅，進步的南方人士一定可以勝利，此外他申述爭取和平是當前要務。我們須要和平使者而不須要戰爭製造者。最後他說進步黨絕不會像民主黨一樣的欺騙人民，開空頭支票，出賣自己。無論進步黨被加以紅帽子或黑帽子，都不能使他加入共和黨與民主黨的賭博。

此次大會給人的印象是擁護華萊士的人們對他有絕對的熱誠與信仰。全會場氣氛熱烈而嚴肅，每個演講者都能抓住觀眾，使四萬八千人屏息靜聽。據云這是政治集會的空前盛況，民主與共和兩黨從無此種表現。

本年度的選舉華萊士不見得有多少希望。第一，進步黨係新組成的，第二他的敵對者攻擊他為共黨操縱，使許多人躊躇不前。第三民主，共和兩黨政治力量雄厚，他們用各種方法阻撓進步黨。第四現在距大選只有兩個月，而在全美四十四州內只有十七州承認華萊士為候選人之一。但有一點可以相信的是他所獲票數將較現在各方估計為多。進步黨的方針與口號代表正義，和平與理想。當前美國國策對內外都捉摸不定，物價日漸高漲，政治日趨反動，戰爭的陰影時時給人威脅。假若下屆總統不能改變國策時，則將驅使更多的人投進進步黨。

九月十五日寄自紐約

留學生匯率的問題

編者先生：上期貴刊所登台灣讀者投書，內中說的幣制改革後的留學生匯率改變問題，這件事不是一兩個人的事，而關係着一千多個留學生的前途學業、政府的威信、和國際方面的交誼。

分析中國一留學外國一學生，約有四種：(一)公費生，(二)第一屆自費生，(三)第二屆自費生，(四)自備外匯

生包括獎學金生。其中公費生，政府照舊維持。一屆自費生，在孔祥熙部長任內，已一次結匯五千元，均不成問題。自備外匯和獎學金生，由各人自行設法。成問題者，就是二屆自費生。

二屆自費生，於三十五年十一月經教育部考試及格。是時匯率為二、〇二〇元，後又改為三、三五〇元。但是辦理出國手續，轉帳費時，多數在匯率改為一二、〇〇〇元，纔結匯成行。這樣已超過原來預算約六倍。

自一二、〇〇〇元以後，外匯跳動，格外厲害。一般學生如何能結得起！三十七年五月底，政府實施外匯證明書辦法，將留學生匯率，穩定為四十七萬四千元，叫做平衡基金委員會牌價。將留學生匯率，和進出口商品匯率分開，實含有獎勵留學的意思。政府德意，留學生非常感戴！留學生歷經種種困難，尤其是外匯波動，學費籌措，最為困難。八一九一幣制改革，新匯率四金圓合美金一元，較牌價增加百分之二千四百倍以上，增加之巨，為從來所未有！留學生之遭遇，極為嚴重！

二屆自費生，最早出國者，不過一年，最遲者尚未抵達彼岸。(九月廿二日一批)根據政府命令，倘無力繼續學業，本年底就要回國。不管學成學不成，就這樣硬性規定了。並且逾期不回国，政府不再予以旅費補助，難道忍令莘莘學子，流落異邦，宛如零打碎敲，行徑無依？

還有一部份學生，已經在八月十九日以前，接到中央銀行核准通知書，但未及去辦理結匯，該行竟推翻原案，一律按照新匯率辦理。以少數匯款，輕輕把政府威信，置之不顧，未免太不值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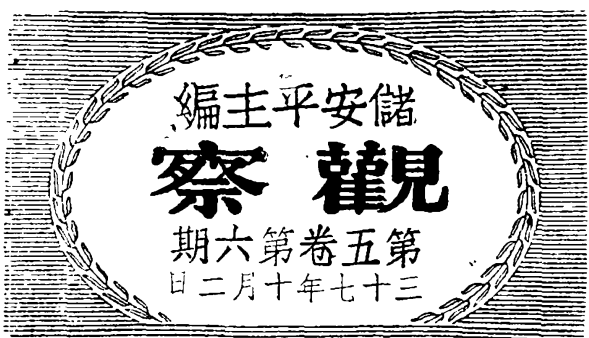
最近蔣總統在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中致訓辭，其中所提到的：提高學術水準，提倡科學合作，溝通各國學術，建設科學中國等等，無一不與留學政策相合，培養獎掖唯恐不暇，何能一旦摧殘，前功盡棄！

希望政府有個補救辦法，不要考慮於先，撤回於後，互相矛盾，留學生幸甚！ 汪家厚 九月廿六日 南京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 嚴仁贊：浙江大學教授
- 劉濤源：武漢大學教授
- 楊人楩：北平大學教授
- 葉君健：作家
- 汪銘

# 政治力量安能穩定物價！

嚴仁贊

這次幣制改革，最初政府標榜是以「穩定物價」「安定民生」為目的。（見王雲五氏談話）。舊的幣制，早已喪失「穩定物價」與「安定民生」的功用能力，所以此次政府毅然改革，很顯然，「穩定物價」「安定民生」為其必須奮力以赴而又為必須達到的目標。然而僅僅目標正確猶嫌不足，所採的手段方法尤貴精當，方不至一切落空。否則產生的效果可等於零，甚至成爲負數。不幸一月來政府所作所爲，處處正表示方法錯誤與步伐凌亂，眼見不堪設想的結局隨時隨地可以演成事實。吾人焉得而不憂！

戰時的美國，在羅斯福總統治理下，管制物價頗收一些成效。但等戰爭停止，凍結物價的法令取消，物價乃作無止境的上騰。本來，美國聯邦政府的收支，不僅戰時，就在備戰時期以及備戰以前的若干年度，一直是超支的，然而這段期間，物價却維持着相當程度的穩定。不料最近的兩年，雖然聯邦收支出現餘額，偏偏物價却發生巨大的波動。這現象很特殊，費人索解。粗心的觀察家見於這種特殊現象，曾經誤認爲這不過是限價存在或撤消的原故，證明政治權威能使物價就範，一紙文令也可以充分發揮管制物價的效能。其實大謬不然。戰後物價騰漲，是因爲補貼政策，原料管制政策，以及定量分配制度的全盤取消，與所得稅率的降低免額的提高。一紙取消限價的文令焉能產生巨大的力量。單獨廢除限價，既不可即刻促使物價上昇；反之，單獨凍結物價，也不能有保持物價穩定的絕對力量。管制物價必須利用政治以外的方法先消除物價上漲的根因，然後再輔之以政治的力量，如是管制物價才可以收到確效。如果僅憑政治力量而在其他方策上面設法，縱有些許效果，這效果也只能是一時的。必欲執行，不是造成黑市，便是造成無市。此種成例數見不鮮，以前重慶的肉類限價就有過這樣的經驗。

先進國家戰時實施限價或頂價（price ceiling），無有不與控制人民購買力的其他方法一同實施的，蓋政治力量的實效究難持久。即令如此，黑市尚不易完全絕跡。例如美國在戰時有一度肉類、砂糖、咖啡、香烟都不容易買到，也都有黑市。英國雖多數消費物品仰仗國外進口，政府使於控制來源，戰時物價管制得比美國好，不過聽人說黑市還是沒有絕對的消滅。誠因政治力量，終難勝過多方面而來的經濟壓力。警察只是得如何維持社會秩序，會抓小偷會捉賭鬼，但是他却沒有法子抹殺一切的經濟法則。舉世之聞，連所謂「警察國家」管理物價，尙未敢純然依賴政治力量，經濟的方法與手段仍是重要的，何況組織散漫貪污濫竽相沿成風的國家。管制物價當靠政治力量，完全不足爲恃。

戰時如何方能有效的管制物價？請以美國的方法爲例。美國在參戰之前的一九三九年，國內物價已因備戰而開始上漲。至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一日，她設立「物價物資管理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 and Civilian Supply），方才開始管制物價。一九四一年參戰以後，於次年一月三十日頒佈「物價管制法案」（Price Control Act），當年十月二日又成立「經濟穩定法案」（Stabilization Act）。到一九四三年四月八日乃又凍結一切物價。自開始管制時起，先後頒佈幾項法案，逐次充實改善直至制度漸臻完善之後才實行最後一項凍結物價的辦法。全部制度可說是多方面顧到了的。所以，自備戰開始到一九四三年四月，國內物價雖見增漲，但自一九四三年四月實行釘住物價的政策以後，物價即異常平穩；只有到戰爭停止前後，物價才開始蠕動。而共和黨全面擊毀物價管制後，物價乃直線上昇。

美國實施凍結物價政策有所謂「扯線命令」(Hold the Line Order)的一項辦法。表面看來，它好像就是我們這次「緊急處分令」裏面那個全面凍結物價的辦法。其實內容和含義全然不同。最不同之點，是人家除去實施頂價之外，同時又有金融的財政的和經濟的其他手段，付之實施，以封閉和吸收人民手中多餘的購買力，保障凍結物價確實收效。她將生產原料的價格予以管制，如是生產成本易於計算控制，從根本上摘除物價上漲的禍源；她又將原料的分配改採優先制(Priority system)，防止廠商競購物資，刺激物價；她又將售價不減成本的貨品(尤其關係民生的必須品)予以津貼，務令物價站定；她並曾提高所得稅率，推銷勝利公債勝利印花，去吸收另一部分的購買力。一面並實施限額配售制(Rationing)，防止對於製成品的搶購，保障貨物的長期供應；一面又獎勵儲蓄和獎勵節約。檢查和告密只不過是輔助的工具，並不是統制物價中的重要手段。在這一完密制度下，雖然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國民所得已有一倍以上的增加，物價却只有比較輕微的波動，這完全是各種辦法相互配合之功。聯邦政府的稅收，從年五十五億元逐增為年三百五十八億元；私人儲蓄總額，自一百四十一億元增為五百二十七億元。僅此兩項成就，已為統制物價忙忙不小。除此，她在生產方面同期間也曾增加百分之五十二，雖然一部分是軍事生產，但是消費品的產量却也有百分之二十的增加，尤為可貴。開始釘價之後物價能夠維持相當長期的平穩者，是各種政策配合的結果，絕不是憑空仗着政府的一紙文令就能收到這樣的結果的。

試問改革幣制後政府採用的辦法為如何？軍事支出並未因改革幣制而停止創造新的貨幣。這新創的貨幣，政府也並未設法去收拾它，反而另一方面強迫着人民再把收積的金銀外幣通通兌換新貨幣，一路擁入市場。因此短短一月間，貨幣實際增加的數量至少已有八億金圓之多。(根據中央社的一項不完全的統計，自八月二十三日起開始收兌金銀外幣至九月十八日止，因收兌金銀外幣的新增發行，已達五億六千萬金圓。如此，則截至九月二十三日止的一個整月，全部數額無疑已超過六億元。過去一個月的財政赤字，據估計至少亦已有二億金圓。)連流通的舊法幣折合金圓統計起來，今日全部市面流通的貨幣，最起碼也已合到十億金圓了。在這短短一月期間，貨幣的流通數量增加了四倍，發行竟已達到法定最高發行額的半數，寧不可驚！對於物價，這將是如何大的威脅！本年的七八月，法幣增發率每月尚不過百分之五十以內，至多不足一倍，業已釀成市場上的巨大波瀾；如今一個月內貨幣即增加四倍之多，然而物價却只有溫和的上漲，不能說不是金圓攝於政治的威力不敢輕舉妄動之故。不過貨幣已存在於民間，一旦政治力量鬆弛，鬥爭不過經濟的力量，它是就要衝入市場的。到那時，如果沒有其他控制購買力的辦法在實施，一月之內物價上漲十倍八倍是不難想像的事。

政府對於這個新的危機，事前事後都像沒有什麼準備。在新制度下，我們還沒有實施限額配售制，我們又沒有實行分配原料，我們更沒有辦法統制一切貨物的來源。控制生產成本沒有實施，獎勵儲蓄鼓勵生產也沒有有效的方法；公債雖欲發行，不比對外戰爭時期之易於激動人民的熱情；在全國節約聲中，京滬達官富賈一次觀潮所消耗的汽油足夠一個大學一個月的全部開支，還談甚麼節約！政府採用一切應付物價的方法和手段，不惟不是管制物價應採取的正當方策，反而多數違背着管制物價所應採取的正當方策。舉個例子：別的家，戰時為維持貨物的長期供應一定要嚴格的限制人民購買貨物的數量，惟恐保不穩貨物的存底。我們如何？我們不僅對消費者購買的數量不加限制，且進一步的檢查倉庫，沒收貨物，惟恐商人不把貨物全部拋出。它只圖一時的快意，只顧一時的後果，只為博取人們的齊聲喝采，不望遠處想，貨物出清以後，如何供應市面完全不管。商品售價只知一味的抑壓，成本則不聞不問，這種不合理的物價管制，摧殘生產則有餘，豈尙能鼓勵生產？政府祇憑藉政治力量，沒有一點經濟上可以控制物價的辦法和把握，而欲強使物價穩然不動，如何能够？

新幣制不幸失敗，絕不是人民不守法，更不是人民不信任政府和它所發行的新幣，其罪在政府之無知無能，強欲以政治的力量抹殺一切的經濟法則。自始，我就會反對在這個當口上強迫收兌金銀外幣。誰知直到如今，尙有人沾沾自喜，慶祝收兌金銀外幣之意外成功，却不知來日大難已經臨頭！

# 論物價的局部管制

劉滌源

## 一·引言

幣制改革，政府將一切物價凍結於本年八月十九日的水準，不准上漲。此一物價似性規定，在地域方面言，是包括全國城鄉各地的；在物品種類言，是包括全國所有各種物品的。所以，此一規定之原意，至少在字面上是屬於全面的物價統制。但是，在執行此一硬性規定時，不論從地域方面、或物品種類方面

面看，此次物價管制仍屬於局部的，而非全面的。此項物價統制實行以來，為時現僅月餘，但已發現許多破綻。時日愈長，政治、經濟及其他方面的變化愈多，究竟此一硬性凍結辦法能否貫徹到底，恐怕沒有多少人士可以預作肯定的答案。

物價問題在我國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凍結物價於某種水準而不許上漲的法令，這辦法在我國過去也曾公布過。民國三十一年下半年，大公報曾發表

過「漲價休戰」的文章，後政府會採行限價政策。此項命令公布時，當時確是戰時首都重慶最重要的新聞；最高當局發表各種文告，措辭非常嚴厲，大有「只能成功，不許失敗」之勢；並將各種物品之限價彙印公告，以期週知。但是，法令雖在字面上雷厲風行，而並無切實可行的執行辦法。結果，滿街都是犯法，商人最初尚陽奉陰違，價格上漲在偷偷摸摸中出現，及後則商人公開漲價，限價法令成爲具文。這結果，並不是偶然的。這是我國政治、經濟、社會及其他方面缺憾重重的綜合結果。那次失敗的教訓，實值得全國朝野人士深加反省。

這次物價管制，在原則上與前次相同，均爲「限價」與「凍結物價」。但在執行方面，在某些區域中則比前次認真。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進步。前次物價管制中，沒有經濟檢查隊的檢查囤積，沒有因漲價及黑市交易而捕過違法商人，更沒有因破壞限價政策而殺過人。儘管當時重慶大公報屢次呼籲「借人頭，平物價」，但當局仍是顧慮多端，沒有採取任何積極而有效的行動。這次可不同了。在平津京滬漢等大城市均有經檢人員大批出動執行限價政策中的各項規定。在上海尤其雷厲風行，上海經濟督察專員蔣經國氏採取大刀闊斧的手段，一改過去許多經濟管制人員「怕老虎、捉蒼蠅」的作風，對上海違法法的工商巨子，與小民一視同仁的嚴加徵處。這種將權勢與小民同等看待的新作風，確是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在施政的基本精神上，是值得稱許的事。

但是，這種事實上的局部物價管制，究竟能否如蔣經國氏自己所認定的那樣有成功把握呢？本文擬就這月餘來國內各地物價動態作一綜合分析，對今後物價管制之前途，作一預測性的觀察。

## 二、局部物價管制之含義

上文指出我國當前的物價管制，雖然在法令的字義上是全面統制，但事實上則仍有局部管制。這裏所謂物價管制的「局部」性，含義是多方面的，茲分述之。

第一，我國地域遼闊，各地地形極不一致。以中央政府對各地政令所能貫徹的程度而論，其差異尤其懸殊。一般的說，物價管制以鄉村中困難爲最多，小城市困難較少，大城市則人口最集中，警察與保甲組織最嚴密，物品產儲等最集中，故技術上的困難最少。其次，我國各地不論鄉鎮或城市，均有特殊的權勢力量存在，他們以自己的利益爲前提，對他們不利的政令，每設法加以破壞。物價管制自然與豪門奸商的利益相衝突。所以，欲求物價管制不被這些豪富所破壞，即非對他們嚴厲的加以打擊不可。但政府對各地特殊力量所能打擊的力量，却有大小之不同。以這次物價管制命令所能貫徹的程度，以大城市爲最佳，小城市次之，鄉村則幾乎完全沒有強制力；以大城市而論，上海執行物價管制最認真，平津武漢等次之，成都昆明長沙貴陽等又次之，至於其他邊遠都會則屬照例奉行公事而已。國民經濟是整個的。我國絕大部分的人民及市場

，在鄉村而不在城市。遼闊的鄉村及市鎮在事實上全不受物價管制的約束，此外許多較大都市的物價管制也差不多等於具文，僅極少數的大城市對物價管制能比較的認真執行。這樣，即使這種少數的物價果被平抑了，對整個全國的物價水準仍無補益。所以，在事實上，物價管制僅屬少數大城市的事。在地域方面言，我國此次物價管制是一種局部的管制，而非全面的管制。

第二，農產品來自鄉村，工業製造品主要產於城市。以上海爲例，上海的紡織業相當發達，但主要原料的棉花則或來自海外，或來自各地的農村。其他許多製造業莫不如此。物價管制既然只能在城市——尤其是幾個大城市生效，則對於來自鄉村的原料勢將無法使其物價不超過限價。原料超過限價，而製造品不許超過限價，則製造商勢必虧本，結果即會引起生產之緊縮與減少。所以，這次物價管制，在事實上，只是管制大城市中生產的製造品之價格，對於來自鄉村及較小城市的物品，則無法管制其價格。這樣，原料及其他農產品價格上漲，如大城市中物價管制能絕對的收效，則農村產品勢將不入城市，而使大城市的物價管制政策有遭毀壞之虞。吾人可以說，這次的物價管制是一種大城市製造品價格之管制，其事實上的效力無法及於農村及小城市產物的價格。也可以說：只是對於大城市製造物價格加以凍結，而對於其所包含之各種成本，如原料等等，無法加以管制；換言之，即只能管制一部分製造品的價格，而不能管制其生產成本。

第三，即使在如率較高的大城市中，物價管制也只限於物價管制之本身，對於消費者的購買量全未加以任何限制，同時對於消費者的剩餘購買力並未妥善出路，使其不致大量在市場上抓購物資。上次大戰中，英美各國的物價管制甚爲成功，但所以能如此成功者，主要的在於嚴格的計口配給制度 (Ration system) 以限制每一人民對於物資的購買量，及政府戰時公債 (war bonds) 以吸收人民的剩餘力。惟有這兩種辦法能作嚴格而適當的配合，才可使物價管制有成功的希望。這次政府所定的辦法，只管制物價本身，而對於物價管制的基礎工夫，不能有所推行。要求物價管制有效，應該是採行各方面兼籌並顧的整套方案。今竟僅採物價管制的治標辦法，對於治本辦法則無法實施，實難保證物價管制之必能成功。所以，這次的物價管制並非全盤計劃，而只是注意到物價問題的衣面部分。

第四，這次幣制改革時，所定銀元、黃金與美元對金圓的兌換率是全國一律的。當時此種比率與上海、南京等地的金銀外幣價格大致相合；但以各地市場的情形言，則實提高了黃金白銀及外幣的法幣價格。例如，改制前，上海等地之結匯證書美元市價，遠較此次兌換率爲低；武漢的美紗市價也較低，官定兌換率即提高了許多；成都重慶及其他內地市場之銀洋價格，遠低於六百萬元法幣的水準，政府定爲六百萬元，則使這些地方的銀洋立即上升。結果，凡從國外輸入之原料及製成品，因美元價格上升，成本增加；在銀元普遍盛行的內地城市，因銀元官價上升，物價自然隨着上漲。所以，因黃金、白銀及美元兌

換率之未能切合當時各地市場實際情況，事實上許多物品以金銀外幣官定價格去折合而改定新價格，即超過了「八一九」當日的市價。這樣，政府雖然在法令的文字上嚴格規定全國物價均須以「八一九」的法幣價格為最高限度，但事實上却經由金銀外匯官價上升，使某些物品之價格超過了「八一九」當日的法幣價格。所以，這次物價硬性凍結的規定，實只凍結物價之一部分，而未凍結所有物價之全部。

綜上述，吾人認定這次物價的硬性凍結辦法，不論從那一方面去觀察，都只是一種局部的物價管制，而非一種面面俱到的全盤管制。

### 三、局部物價管制中的各種破綻

物價水準的是否能够穩定，為新幣制成敗關鍵之所繫。政府規定物價限度如此缺乏彈性，假若各地市價普遍的超過限價，則那時政府將陷於進退兩難之地步：硬性的堅持限價嗎？事實上限價已不發生效力，等於具文；放棄限價政策，改採議價或其他辦法嗎？則無異自己承認物價管制政策之失敗，新幣制難免步舊法幣之後塵。所以，當這種硬性物價限價辦法公佈之初，許多人即為物價管制前途擔憂。現在，物價管制為時已月餘，這時期中的物價動態是：不遵限價的現象，全國各地均有發現；愈到內地，則管制愈脆弱，物價上漲之普遍性愈大。

在幣制改革以前，在未直接受戰爭影響的區域內，以上海物價水準為最高；各地物價每以上海物價動態為基準。幣制改革以後，上海經濟管制工作辦得最有效率，上海經濟督察員將經國氏的鐵腕政策，對於上海違法工商巨頭加以嚴重打擊，使素來無法平抑的上海物價，獲得了相當的穩定。這一點，單以上海市區內時間內的物價本身來說，實是相當成功的。但是，在現行經濟制度下，物價是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的樞紐。我們分析物價管制之得失時，絕不能單以上海一地為準，也不能以上海短時期內的情形為準，更不能單以上海短時期內的物價本身為準；而須將物價及與物價有關的其他因素，一併考慮，尤須將全國各地的物價動態，作全盤的觀察與檢討。

月餘以來，物價管制在各地出現了不少破綻。歸納起來，主要的可分為下列數項：

(1) 貨物逃避或隱藏：貨物逃避是指物資從物價管制嚴格的區域，向管制不嚴格的區域逃避而言。貨物隱藏是指將貨物加以隱匿，等待日後有機可乘時再行應市而言。貨物穩藏的破綻，在管制比較有效的各市場，差不多普遍出現，即上海也不能例外。上海的小菜荒，成都的糧荒、肉荒，青島的肉荒，武漢的肉荒和蛋荒等，天津的蛋荒和鹽荒，以及各地的香燭荒，這些都是例子。內地各城市中，物價管制並不嚴格，貨物只作暫時的隱匿即够，用不着運往外地。在物價管制嚴格的市場，則貨物逃避者頗多。據漢口九月十五日大剛報載，上海在倉庫封存以後，每晚卡車來往，頓告熱鬧。有的說均係運往郊區，恍

如戰時之逃警報。弄堂馬路，物資堆積，漏夜打件，爭先出運。這是物資逃避的一幅寫照。上海經濟管制督察員辦公處已公佈「上海區禁止物資攜運出境檢查辦法」，禁止民生必需物資運出，杜絕物資逃避。但是，上海附近城鎮及其他各地的製造業，其原料是部分的或全部的來自上海的半製品。今上海物資禁運出口，則對這些工業生產影響極大。九月廿四日上海大公報載，蘇州無錫等五縣染織廠所用棉紗原料，大部分來自上海，今上海物資禁運，則原料用完，已有半數以上停工。這種區域禁運辦法，縱在上海行之完全有效，對全國物價水準及經濟生活的貢獻，也是極有限的。上海市郊及全國其他各地的物價在逐漸上漲，即令上海限價能完全成功，但到上海以外物價超過上海物價水準時，則上海市區不能生產的物資即不復能以限價而獲得供應。

(2) 生產減少之危機：上海是工業中心，上海的工業產品自然可置於嚴格物價統制之下。但是，許多原料大都來自物價管制無法施展的鄉村，產地價格高漲，則勢將影響製造品的原料問題。月餘來，因原料價格上漲，致原料缺乏，而更苦于產業有被迫停頓之虞。消息難見於報章者，就筆者所知，計有江浙兩省絲織品、上海鋼鐵業、漢口麵粉業、及武漢紙烟業等。(見上海大公報、九月十七、十一等日)這些只是許多同樣困難或危機中的例子而已；而且這僅為此一危機之開始，若不設法改善，日後勢必愈演愈嚴重。九月四日上海全市各工業同業公會代表八十餘人在社會局談話，對蔣經國氏提出原料來源的困難者，計有鋼鐵業、毛紡織業、紡織業、印刷業等；蔣氏答復對原料來源加以「疏導，對工廠原料當儘量設法供應」。(九月四日大公報)蔣氏於九月十三日召集上海工業界人士談話，宣佈在現行限價政策下，工廠不准減產停閉，違者政府決予接管。此點足以表示經營當局對此已甚重視。九月十八日經營當局復宣佈：下月經檢工作重心為扶助工廠生產。內容為：(a) 調查上海各工廠所需原料，由政府設法協助採購，國外的可准許以自備外匯購買進口，國內棉花、茶籽、花生、糧食等，政府可會同赴各地採購。(b) 對日常必需品，正在準備配售，現第一步先從米、油、煤、糖做起，對家為產業工人、職業工人、公教人員、學生、平民等，在正式實施日期，尚不能預定。(九月十九日上海大公報)綜合起來，可分三方面來分析：

第一，如原料充足，而工廠減產或停頓，則由政府接管。在行政效率低落的現狀下，政府接管工廠在技術上及管理上勢將有許多困難；誰也不敢保證這此接管後的工廠在限價中能很順利的進行生產。

第二，如工廠需補充原料，則由政府設法「疏導」，對花生茶籽等則由政府派員協同赴各地採購。此一項中，問題甚多：如工廠自己能以限價買到原料，何勞政府派員協同各地採購？此其一。所以須政府協同採購者，主要在於工廠自己依限價無法收購原料。既如此，政府協同人員如仍堅持依限價買原料，在散漫而無組織的鄉村或小城鎮中，能買得原料嗎？更何況有些原料且來自共軍控制的區域呢？此其二。假若以限價收購不到原料，或收購部分不足以

應需要，則勢須全部或一部以高於限價的價格去收買；這樣，這超過限價的原料收買費，由誰負擔呢？由政府或在政府中撥款來津貼嗎？此無異地加預算不平衡的程度。由工廠自己負擔呢？則成本增加，而製造品不許上漲，勢必使其虧本。由經管當局准許其產品價格按成本加以調整嗎？則不啻自己承認「八一九」限價政策之失敗。這些問題之嚴重性，將與日俱增。

第三，上海日用必需品之準備價，也是很費考慮的問題。在過去，五大都市配給實物，其價格是低於市價，或成本不必付價款。上海經管當局所考慮的日用品必需品，大概是由政府將這些物資按限價配發。如上海市面上日用品必需品可依限價買到，何必由政府配發？故須在市面依限價買不到時，政府出而配發始有其必要與價值。所擬配發之物品如食油等大都來自上海郊外鄉村及其他較遠的城鄉，這些地區的物價水準如比上海高，則政府須以超過限價的價格始能買到。這超過限價部分的經費，如何籌措？仍如過去配給五大都市時一樣的由砂庫負擔嗎？這一方面將增加發給數量，進一步又影響到物價上去；另一方面以全國人民的財力來維持上海一區的配發物資價格，實即使全國人民受犧牲而使這些受配者得利，有失公平。

(3) 物價上漲再出現：物價管制不嚴之全國各地，物價在或明目張胆的或偷偷摸摸的繼續上漲。以武漢為例，中秋以前九十餘元可以定到的衣服，中秋以後即漲到一百四十餘元。中秋以前，雞蛋每個法幣十萬元，現在已漲到十五萬元，尚且缺貨。那時三砲台香炒每包八角五分，現則一圓三角許，尚且難於買到。這真是明目張胆的漲價例子。此外物價更有偷偷摸摸、改更換面的辦法，即商店將劣等貨色應市，而標上「八·一九」上等貨的價格，這樣，物價在表面上很穩定，實際已上升。除上海外，其他城鄉情形，大都如此。四川經濟省委員徐堪氏明白承認成都物價管制之失敗（九月二十四日上海大公報），即為一例。

(4) 鈔幣鬆濫，資金缺乏正當出路：幣制改革後，原已發行的法幣數量並未收回，而八·一九以來月餘的軍政支出，及大量收兌金銀外幣所付出的新鈔，這些都是新鈔的購買力。這樣，使市面上銀根非常鬆濫。但是，資金却沒有正當的出路。假若時局靜，生產界自可利用這些剩餘的購買力，作擴張生產之用。但是，有這一切均才上軌道的混亂局面之下，這些游資對生產業却裹足不前。時日既久，這些游資勢必出而對物價大加撓亂。

總之，這月餘來，以全國物價動態而論，物價管制政策已出現了不少漏洞；而且，在當前軍政大局之下，這些漏洞的嚴重性恐將與時俱增。我國人

民對政府下令管制物價一事，並不生疏。最後結果究竟如何，自不難於想像中得之。

### 四· 結語

物價水準是整個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動態的晴雨表。曾任紐約聯邦準備銀行行長之斯屈郎 (Benjamin Strong) 氏對於影響物價之各種因素，有過極廣泛的列舉。斯氏舉出下列十項，定為物價變動的基本原因，如：(1) 戰爭及政治之擾亂，(2) 政府的財政政策，(3) 貨幣增發與信用之膨脹，(4) 新金銀礦之發現，或已採礦藏之枯竭，而引起金銀產量之增減，(5) 一般人民之心理狀態——如買賣之方法，商人對商品欲求速售抑求儲存，消費者歡喜儲蓄與否，生產部門常鬧罷工抑係努力生產等，(6) 穀物收穫之豐歉，(7) 交通運輸之便利與否，(8) 流行疾病之有無，(9) 水、火、地震等及其他意外災禍，及(10) 其他。斯氏更指出：「我們應誠實的承認這種事實：這許多因素中，僅有第二項和第三項可以受統制 (control) 之支配，前五項中之其餘三項，也或多或少受信用政策之影響，但是，後五項則純屬另一層範，就多半只能「付之天命」(res of God) 了。斯氏所列舉的各種因素，超越經濟科學的範圍以外，可謂極廣泛了。以貨幣機構的靈巧，經濟組織的複雜，和整個社會體系的錯綜，斯氏此種廣泛的列舉，可謂極與現實相切合。

許多人把物價問題看得太機械、太簡單，認為控制住某幾個地域，或管制影響物價的某幾個因素，即可竟硬性限價之全功；用不着全國性的全盤物價管制辦法。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我國物價管制的過去教訓早足顯示這種錯誤。今後以全國為範圍而言的物價動態，也會顯示出這種錯誤。

物價管制是國家現代化的產物。現代化的程度愈大，物價管制的客觀條件愈充分，物價管制成功的把握也愈大。上次大戰時英美德諸國物價管制之所以成功，決不是偶然的。他們的成功，是由於客觀條件優越，加上週密的全盤管制計劃；然後輔以國家的刑律。我們的物價管制，是客觀條件殘缺不全（如全國人口究有多少？各種物資生產、運輸、分配等全無精確可靠之數字；等等），管制無法從全盤着手，於是把刑律站在第一位；而且刑律只能在極少數的大城市有用武之地。兩者比較，優劣立見，成功失敗，自易預斷。上海物價管制的「打虎」政策，以為政的基才精神言，是值得讚美的。但是，這種區域性的局部物價管制縱然能完全成功，對全國物價動態之貢獻究有多大，也是一個疑問；更何況在全國物價波動中，區域性管制在長期中是難於收效呢？

# 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

楊人梗

我們要求科學與民主已有這些年，然而我們這個時代仍然是一個既不科學又不民主的時代。所以如此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由於不會具備科學精

神與民主態度，尤其由於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未能配合。「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似乎已成了老生常談，其實這是最根本的；如不具備此二者，即使具備其

他一切條件，科學與民主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

提起科學，容易使我們想到純科學的原理與實驗，應用科學的技巧與發明。不錯，這些都是題中應有之義，可是，離開了科學精神，這一切都不能生根。而且，原理與實驗，技巧與發明，只是少數人的工作；我們不能希望每一個人都變成科學家，然而我們希望每一個人都有科學精神。強為體用之分，久已阻礙了科學的發展；沒有一個重視科學精神的社會，科學家只能以魔術師的姿態出現，終於不能完成其應盡的使命。「科學者，知識也。」所謂知識不但指認知，且須進一步有合理而透徹的了解。在西洋和在中國一般，也會有過一個理髮師當外科醫生的時代，理髮師可能治好病，甚至在某種情況下其所能治愈的百分比會超出外科醫生，然而他是不科學的，因為他之治療并非根據知識。外科醫生的治療之所以是科學的，是因為他對於人體構造、藥物性能及治療的程戶與反應，都有合理而透徹的了解。科學的精神就是重視知識，在不重視知識的社會，祇有讓理髮師來代替外科醫生。

知識容有程度之不同，一時代之知識每因當時環境之限制而有其限度。科學精神却可使我們衝破此一限度，牠使我們不滿於現有的知識而要求更完全更透徹的知識。這便是進步。科學精神就是使我們進步的力量；牠能使我們創造新知識，牠也能使我們接受人家所創造的新知識。又以醫學為例：科學精神使現代醫學能有接連不斷的發明，更使現代醫生能充分接受或利用這些新發明——盤尼西林與消炎片在今日已是任何西醫所不能拒絕使用的藥物，除非他不曾受過澈底的科學訓練，而只知墨守舊法。就醫學一例來看，具備科學精神似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其實是很難的；欲其澈底，則更難。科學上要有新發明固然很難；要接受人家的發明，也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容易。即令最能發揮科學精神的醫學，有時亦表現其不澈底的地方：試看英美派醫生與德日派醫生的門戶之見是如何的深，他們不但在治療上是彼此不同，就是在對付病人的態度上也是大有出入。這是什麼緣故？

知識的敵人是愚昧。安於愚昧的人，不但沒有發現或接受新知識的可能，甚至連這種要求也沒有。構成愚昧的因素是權威、傳統、偏見、滿足於已知、受制於師承；在這些因素所交織成的情況之下，新知識會變成異端邪說，追求新知識會被視為罪行。科學是知識，所以是反愚昧的；科學精神就是反權威、反傳統、反偏見、不滿足於已知、也不受師承傳授的限制。科學精神使我們去探求知識，使我們去探求更完全更透徹的知識。滿足於不完全的知識，其為害可能勝於沒有知識，托勒密的天動地靜說便是一個很顯著的例。準此，已往用以衡量科學的體用之說，根本就不合於科學精神，因為科學所追求的知識原無體用之分，而且在本質上是偏重於體的，用是從體抽繹出來的，無「體」則不能有用。反之，既明乎體，則由體到用是很容易的，不過是遲早問題而已。原子能是體，原子彈是應用；世人對於原子能的體既已明白，則製造原子彈的秘密只是暫時的。安於愚昧而受制於權威與偏見的時代不會有科學，所以在受教

條支配的中古歐洲，沒有科學。強分體用而抹殺科學精神的時代，至多只能接受前人對於科學探討的成果，而且只是一部份的成果，難得在這些成果上而有了新的加添。就外在的條件來看，羅馬時代應當是較希臘時代更利於科學的；徒以只重實用之故，羅馬人不但對於科學的貢獻甚微，甚至連希臘人所已獲得的成果亦未能完全接受。由此可見科學精神是科學的根本，牠不但刺激科學家去探求新知識，同時牠可使整個社會有探求或接受新知識的胆量；這種態度是科學本身所需要的，同時也是整個社會生活所需要的。

只有一個條件可使我們具備科學精神：民主的態度——必須先有民主的態度，始有探求及接受新知識的可能。

民主態度的基本意義是說服——說服人或被人說服。說服的目的，在於陳述自己所獲得的知識，使他人相信這種知識是正確的。要達到此一目的，必須陳述者有充份說明的機會，不受任何阻撓——這便是通常所謂言論自由。說服者當然自信其知識是正確的，然而可能不如此，他應當讓人家也有說服的機會，看看自己是否能被人說服：自己已有言論自由，同時也讓人家有言論自由。要說服人家當然是很難的，要被人說服往往更難；因為說服也有一大敵人——強力，牠可以阻止我們說服人家，同時更可阻止我們被人說服。強力用以打擊說服的工具不一定是武力。不憑藉武力的打擊可能較武力更可怕。一般而論，強力可能有三大來源：一是源於個人的，少數人的偶像、威望、地位、甚至年齡都可使我們感覺到說服無用武之地；往往在一個爭辯激烈的會場中，每每可由這樣一個人三言兩語把全部爭辯抹煞。在「年高德劭」或「服從領袖」類的信條之下，無所謂說服，同時也無所謂爭論。在「年高德劭」或「服從領袖」類的大勢所趨的環境中，少數人如有勇氣去說服人家，可能就是犧牲者；易卜生的「國民公敵」是一個很好的例。會議場中的「噓」與擦地板已是習見的；不寬容的精神可使我們創造若干罪名來封住人家的口，遭受此類打擊的人反而要得着一個「不識時務」的譏評。三是源於傳統的，理論與習俗一經變成教條，便不容許有反對者存在，自不容許反對者有說服的機會。萬一遇着不能不予以答辯的時候，「孫中山說」或「列寧說」這一把利刃，可以解決一切所不能解決的結子。在個人、多數人、及傳統的強力之下，只有專制，決無民主；強力的目的在阻止新知識之產生，換言之，就是保衛愚昧，是反科學的，所以在欠缺民主態度的環境中，同時也會欠缺科學精神。在安於愚昧的時代，理髮師要來治病，我們還可逃避；在屈於強力的時代，巫蠱鬼魅要來治病，我們將無可逃避。

我們要求爭取民主，必須先具備民主的態度——反強力而尚說服。要有說服的自由，必須破除個人的偶像，必須放棄多數人的霸道，更必須摧棄傳統的教條；這便是從根本上摧毀強力所慣用的工具。在不民主的社會中，言論機構如出版物與廣播之類，只能傳達命令，不會根據理由來說明。當命令支配一切及口號指示一切的時候，不會容許相反的意見，「××至上」與「思想集中」等



格言使我們再無說服之可能。不能行使說服之民主，是偽裝的民主。民主有待於說服；民主的程度與說服的程度是成正比例的。人類社會在民主途徑演進中，曾經經過這三個階段：一、法律的民主，使人民在法律前平等；二、社會的民主，使人民不受階級制度的限制；三、政治的民主，使享有參政權的人數，日益增加。人類之所以能爭得此三大民主，當然會經過強烈的鬥爭，而說服實為其基本條件。此三大民主在今日所表現的程度，依地而不同，其差別即決於說服之運用；民主程度之大小決於說服幅度之廣狹。眼前，人類在爭取經濟的民主與知識的民主，要縮短或減消人類貧富與智愚的距離。這其間又有待於強烈的鬥爭；但仍然要以說服為基本條件；唯有靠說服始可結集爭取民主的鬥士，只有靠說服始可建立此類民主的基礎，否則任何努力都是不免於幻滅的。經過說服而結集的鬥爭力量，始可百折不撓，前仆後繼，非經說服而受命於強大的鬥爭力量，一遇挫折便會消滅。

科學的精神與民主的態度二者是相輔的；重視知識始能說服或者被說服，能夠說服或被說服始可追求知識。知識的目的是求真，說服的條件是寬容；求真必能寬容，能寬容必能求真。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二者是同時并存的；要求真必須同時寬容，始能發現或接受新知識；始能說服人家或者被人說服。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配合而成為促進社會進化的主要動力，此一動力可使愚昧及支持愚昧的強方同時消滅，從而可使科學更發達，民主更澈底，可使我們易於合理地解決一切問題，易於消除一切阻礙社會進化的障礙。知識既有時間性的，根據知識而生的政治思想自然也是有時間性的。知識與政治思想之可貴在於變，在於不斷地增訂與修正，前一代所視為天經地義的東西，到了這一代可能要經過修正甚至要被推翻。這便是進步。惟有在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配合以後，我們始能追求此種進步，我們始能對於舊有的一切無所留戀，始能毫無保留地接受新知識。

不久以前曾有人主張在中國要使科學與民主結婚；此之所謂結婚，大概就是指科學精神與民主態度之配合。此一結合不能再遲了，然而仍有距離。中國的科學是個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姑娘，本身就欠缺科學精神；中國的民主是一位嬌生慣養頹指氣使的孩子，本身就不知有所謂民主態度。在一方面，科學與民主的招牌是已經掛起來了，然而一切判斷不根據知識，甚至沒有求知的意向，任何事件發生都是「奸匪」製造的；任何報章也不根據知識，歪曲與誣毀使是「宣傳」；「紅帽子」一頂便可刺奪人民說服的機會。說服既無可能，於是訴之強力，從重慶校場口打起，一直打到全國，在這殺氣騰騰的氣氛中，「科學與民主」那塊招牌已是虛有其表，沒有人理睬。在另一方面，確乎有人在爭取科學與民主，可惜這些鬥士未必都能訴之於知識而容許人家亦有說服的機會。於是臆斷代替了知識；談自由主義者都是馬歇爾所指揮的傀儡；後經證實為一大騙局的雷諾探險，曾有人深信不疑地斷定是美國探測鈾鎩的陰謀。這樣沒有知識便下肯定判斷的精神，顯然不是科學精神。錯誤的判斷固然是由於缺乏知

識，明知固昧在政治上却也是習見的事；為着要貫徹自己的主張，不惜把和自己主張相反的一切意見，統列入於一個「陰謀」。在政治與道德脫節的時代中，此種手段或者是可辯護的，然而不應出之於爭取科學的人士之口，因為這是違反科學精神的。何況「只問目的不擇手段」的辦法，已成過去；在爭取民主的途徑中，政治與道德應當是互相配合的，否則必然會回到獨裁與法西斯的統治。爭取民主的人士倘然為着一時的快意或求速達目的而不惜使政治與道德脫節，到頭必然自食其果，反而會助長法西斯勢力。政治上的警覺性常然是很重要的，對於一個特殊事件的發生，在未會將其全部認識以前，我們不能不有若干假定的看法或分析。不過，在不曾得到充分知識的證明以前，這種看法與分析仍然是假定的，遽然根據牠來判斷是很危險的。「假定」亦須根據知識，這才使我們不會輕信，這便是「諺言止於智者」的意思。不輕易相信以後是保留，并非判斷。對於任何問題的認識，都要有一個或久或暫的保留時期，這是科學精神過程中所不能少的一個階段，否則仍然要受制於愚昧而將使用強力。正由於欠缺了科學精神，所以民主的態度無從表現，因而爭取民主的人士，往往表現出最不民主的態度——只有自己的判斷而不容許人家來說服。假使我們認為政治與道德不妨脫節，假使我們認為「只問目的不擇手段」是應當的，假使我們認為只有自己的假定或看法是無待知識證明而認定是正確的，假使我們對於任何問題的觀察無須有一個保留的階段，那麼，民主態度使無表現的可能。因為在這種不重視知識的情況之下，我們無須說服人，更不須受人說服。對於要說服我們的人，我們無須以知識為武器去對抗他；最方便的辦法是拿「小資產階級劣根性」一類封條去封住反對派的嘴，封條不靈則繼之以恫嚇與圍剿，在咄咄逼人的謾罵與侮辱之下，使反對者狼狽逃匿，再不靈，最後的一着是名之曰「陰謀」。這辦法能否收到預料的效果呢？這種有我無人的態度，是否民主呢？歷史上專制統治之畢竟失敗，就因為使用此類辦法而不能收到預定的效果；爭取民主的人士如果再抄襲此類辦法，妄以「廓清思想」的手段來求得「意志集中」，結果只有延遲民主的誕生。

對於一個既不科學又不民主的統治，我們不希望牠能發揮科學的精神及表現民主的態度。在追求進步的進程中，我們却不能不要求爭取民主的人士首先要自己具備科學的精神與民主的態度；要有追求真理的精神然後能接受說服；要有尊重說服的态度，才能接受根據知識的真理。只要我們有認識真理的勇氣及接受真理的雅量，我們決不會倒退。讓我們透徹地認識，讓我們自由地發表，在不斷地認識與發表之中，就可出現進步。假使我們只把科學與民主放在口頭上，仍然要以愚昧代替知識，以武斷代替說服，無疑地我們仍然會停留在一個既不科學又不民主的時代。

歡迎讀者直接定閱

# 波蘭之行

葉君健

八月初，我接到波蘭文化協會的請帖，邀我去波蘭開世界文化人關於世界和平的討論會。該會的發起人是法國與波蘭的文化人。在法國方面，有巴黎大學的校長、及該校文法理三院的院長、畫家畢加索 (Picasso)、科學家若黎奧·居里夫婦 (Marie-Curie)、演員、音樂家、詩人共三十幾人。波蘭方面的發起人，也有三十幾人，都是波蘭的名教授、科學家及作家。波蘭文化協會，在請帖中特別附了一封長信，說蘇聯的當代名科學家，國家學院的會員及作家，也都歡迎了；其意思是說我不應失掉這個機會去和蘇聯的文化人接觸，交換一些意見，因為在這些其他的國際文化會議的場合，蘇聯人始終不曾參加過。

的確，要打破『東歐』與『西歐』間的這道鐵牆，東歐與西歐間的文化人是應該集會，開誠佈公地討論威脅世界和平的根由的。但恰巧這時我正在修改我新完成的第六部英文小說。此書為一長篇，一中斷便失掉了許多人物的線索，所以我只好辭謝了這個邀請。但到快要開會的前幾天，一倫敦的朋友打長途電話來，說無論如何忙，也得去參加這個會。大戰似乎就在眼前。每個從事嚴肅文化工作的人，都有義務來保持文化和世界和平。同時我是從美洲及西歐這個地帶被請去的唯一的遠東作家，不出席似乎在這義上也說不過去。所以我在開會的前一天(八月廿四)便匆匆地和四十多位英國文化人坐波蘭政府的專機去波蘭。我在這兒要記的，便是在這會議時和東歐各國的文化人所接觸及所見所聞。

英國被邀請的文化人，各式各樣不同的政治色彩，有共產黨，自由思想主義者，保守黨，及天主教徒。著名的國際人物如生物學家赫胥黎(現任聯合國文教組織的主任)，干特伯黎教堂的主教 Johnston，「新政治家」週刊的主筆馬丁 (Kingsley Martin)，前任聯合國糧食委員會的主席 John Boyd Orr 爵士，馬克士義季刊「新時代」的編者 Lewis 博士，以及各大學的名教授、作家、作曲家、導演家等，都去出席。這個陣容，可以說明參加這個國際文化人會議的人士，既不是左傾，也不是右傾。的確，如果參加的人都是清一色的相信一個政治信念，那末這個會實沒有開的必要。

## 廢墟上

開會的地點是在烏拉斯洛夫城 (Wroslaw)。我們專機一降落以後，呈顯在我們眼前的是一片廢墟。我當時便覺得，這真是世界智識份子討論和平最理想的一個地方。第二次大戰是因波蘭被侵略而開始的。現在我們在這些廢墟上來討論如何防止第三次大戰是最適當也不過。可惜的是我們這些智識份子是一個手無寸鐵的階級。英國有許多代表認為阿特利和貝文應該到此地來參加這會。後來一些美國的代表也認為華爾街的那些買賣人也應該來此看看，但可惜的是，他們却非『智識份子』！

烏拉斯洛夫的原名為 Breslau，為戰前德國東部的省份塞拉西亞 (Silesia) 的首都。此省原屬波蘭，後被割讓到德國。此次大戰後，蘇聯得到波蘭東部的省份，而波蘭就收回了此省作為補償。這兒的德國人已驅逐出境，現在的人口大部份是由波蘭東部遷移過來的波蘭人。但這兒的鄉村及城市都仍持有德國的風味。舊有的波蘭人仍講德文。但他們對於德國人的仇恨太深，因此常常裝做不懂德文。可是在這一部份的歐洲，英文完全不通行。所以有時在沒有辦法的時候，一些商店店員，飯館的堂倌等仍得和我們講德文，不過講的時候很害羞而已。

此地的房屋及道路雖然幾乎全部被戰火毀掉，新建築的瓦西却也不少。波蘭人似乎每個人都忙，而且精神旺盛。我們一到(八月廿四日下午)，感到吃驚的是波蘭的糧食豐富。我們在晚餐時所吃的肉，比在英國兩個星期內所吃的還多。我有許多英國朋友看到盤子裏的食品，簡直望洋興嘆；因為他們吃慣了英國戰時定量分配的東西，肚皮已經容納不下這些食物了。有一位名建築家當時居然就愛吐起來。在晚上，我想看看波蘭人的消遣辦法。義大利羅馬大學的一位歷史教授(前任駐波蘭的大使)，帶我去參觀波蘭所流行的咖啡館。他是一位很風流瀟灑的學者。在一堆的廢墟的後面，我們尋到了一個酒店。店裏已經擠滿了工人和小商人式的人物。在約換十一點鐘的時候，燈忽然暗了下來，悠揚的音樂也奏起來了，並且還有一位歌者對着廣播機唱起戀歌。吃酒的人都成雙成隊地舞起來。這兒的風味，遠勝於我在巴黎所見的一些咖啡店內的情況。巴黎的人總似乎有些病態，總似乎在乎心的深處藏得有些愁苦。而在這兒的人却似乎真正興高采烈。我問我的朋友(他去年還在波蘭當大使)，波蘭人是否過去也是如此快

樂。他說，波蘭人過去許多連溫飽都不夠，那還能來吃酒跳舞。近年來因為波蘭的新政府大量從事建設，開了許多的國營民族工業，大家都有工做，並且能得到很好的工資，因此也就快樂起來了。

會議開了四天。參加的一共有五百人左右。每個人都有一段小小的故事：有的發明過新的機器或科學原理，有的寫過幾本小說，戲劇或詩歌，有的導演過片子，有的建築過摩天的大廈，有的製成過動人的曲譜，有的在教堂內討論過人類的靈魂問題，有的在大學裏製造過許多『博士』，有的跑遍過世界各地，採訪人生的新聞。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嚴肅的人生態度，追求真理和人類進步』。這個共同點，恐怕就是這些文化人夜讀的一個標準。就我這一行來說吧，我在會場中就不曾碰到一個寫偵探小說，或風花雪月那一類東西的作家。

## 蘇聯作家

在會場中我恰巧坐在一羣蘇聯的文化人旁邊。碰碰蘇聯作家，是我來此赴會的動機之一，因為在西歐決無機會碰到他們。我打開當天的波蘭書報一看，發現了關於蘇聯作家赴會的報導，並且還看到他們的小照。最知名的有(一)寫靜靜的頓河的蕭洛霍夫，(二)法克也夫，(三)列翁尼夫及(四)安倫堡。他們的作品我在國內當學生的時候早就讀過。現在居然有機會見到他們，當然興奮。我於是使按圖索驥，依據照片來辯認他們的面孔。坐在我斜對面，是一位頭髮作銀色，目光灼灼，很像一個拳師的中年人。我們互相望了一陣，之後又微笑了一下。我知道他是法克也夫。坐在我背後，一直不停地在抽着三根煙(紙煙，雪茄煙及煙斗)的是一個沉默的半老人。這是安倫堡。我把他們的面孔弄清楚了後，便很想和他們談談。(在這兒大家都不須介紹)但後來我失望地發現，他們都不能講外國語言；而我又不通俄文。只有安倫堡能講法文。他是一個極為和藹可親的人物，講話的時候，常常拉着你的手不放。我告訴他，說中國翻譯他的書不少。他說，『好吧，咱們吃了午飯後詳細談談中國的作家情形。』那知不到吃午飯時，會議上便起了爭論，大家忙得不堪，一直無機會坐下來開談會議以外的事。

大會第一天的主席為法國研究原子分析，曾得諾貝爾

科學獎金的若黎奧·居里夫人、她不知怎的安插法兌也夫作為代表蘇聯的第一個發言人。法兌也夫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在蘇聯制度下長成的知識份子，對於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內的知識份子及文化，並不大了解（他不曾「留過洋」）。因之，在這種國際會議的場合，他似乎頗有點「鄉土氣」。他的態度是「敵人不投降，便消滅他！」他的用語是極富有戰鬥性和帶有強烈的「漫罵」意味（當然是對於資本主義國家內那些掀動戰爭的人而發的）。這篇演辭的結果，使那些在牛津和劍橋教養出來的學者和文人大驚失色。他們認為法兌也夫有欠「文雅」和「公正」。後來居然有一位牛津大學的歷史教授 Taylor 先生，針對着法氏的演辭，作一篇理直氣壯的演講。其大意是：（一）歐洲的國家是英美的軍隊解放的。（二）英國豎起正義的旗，第一個對希特勒宣戰，而蘇聯却等到被侵略後才宣戰。（三）法氏稱讚反法西斯的國家時為何不提及南斯拉夫？要知南斯拉夫的遊擊隊曾作過極大的犧牲，死了兩百多萬人。（四）如果蘇聯講自由，為何蘇聯不讓外國人到蘇聯去旅行？從這篇演辭，我們可以看到，會議頗有點「感情用事」了。Taylor 這位先生，在英國是以反對貝文的外交政策馳名的。在這兒，法氏的一篇「不文雅」的演辭，激動了他的反感，使得他認為「趣味不佳」，而作了一篇如此感情用事的反駁。但他就不曾想到，法氏雖然是一個名作家，却不會受過牛津式的「紳士」教育；而且一直是隔離地住在蘇聯，根本不知道外面是一個什麼樣子。愛倫堡在革命前是留學過巴黎，講一種西歐的語言，革命後又常以新聞記者的身份旅行西歐及美國各地，因之很了解資本主義國家的精神及文化。他根據法氏的本意，以他對於資本主義國家文化的理解，作一長篇的補充性的演講。全場掌聲如雷。他講完後，大家一致起立對他致敬意。連 Taylor 先生也站立起來了，因為他說的語有「學理」而非「謾罵」。然而這篇好的講辭，已經挽回不了局勢。會議中充滿了政治鬥爭的氣氛。

這段小風波使我起了兩個感想。（一）蘇聯已經離開了孤立的階段。她不僅在政治上影響世界，她在文化上也要影響世界。她應該讓她的文化人多地地和文化人接觸，了解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化，也使資本主義國家的人了解蘇聯的文化。『翻譯』只有使誤解加深，因之更增加戰爭的可能性。（二）西歐國家的報紙所宣傳的東歐無言論自由，完全不可靠。在這兒，人們可以公開地批評政治和要人以及蘇聯。後來我到華沙。波蘭的國務總理請我們在政府晚會，我對一位波蘭政府的高級政治委員提起會議上的那段風波。我說：『像少數西歐的學者，對你們偉大的鄰邦蘇聯作如此的批評，你們作主人的人不感覺很難為情麼？』他說：『相反地，我們非常高興。一個會議如果沒有批評，那還成爲什麼會議？』

會議最後一天，大部份的時間花在討論一篇宣言上去了。這篇宣言當然是攻擊戰爭及那些正在準備第三次大戰的人的。在原則上，每一個追求進步的知識份子是同意的，但第四段有一句話，引起少數的英美代表不滿。這句話是：『歐洲和美洲的少數的人士，承擔有法西斯的傾向，正在想掀動戰爭。』這句話，在我看來是哀而不傷的。但我的幾位英美朋友却認爲欠『公正』。他們認爲這句子應改爲『歐洲和美洲及蘇聯的少數的人士……』但蘇聯的代表竭力反對，說蘇聯沒有任何人承擔得有法西斯的傾向，因爲蘇聯根本是一個共產主義反法西斯的國家。這一番爭論的結果是決定由全體投票表決。贊成這宣言的有四百二十三票，反對的有十二票，棄權的有十票。這個宣言也許影響不了世界上任何的政治家，但他代表一個傾向：即全世界的知識份子（最低限度，歐美的知識份子），不管他們的政治傾向如何，是一致反對戰爭和製造戰爭的人的。

### 共產黨與宗教

從馬斯諾夫我坐火車去華沙。路程一共須八小時。我坐火車而不乘最快的火車，其目的是想看看波蘭的鄉村和田野。這是一個星期日，每個村鎮上的教堂都擠滿了做禮拜的人。教堂內擠不下，許多遊擊隊在教堂外面等待進去做禮拜。有時在大的村鎮，站隊的人伸展得有半里多路長。這真使我驚得不得了。我從未曾想到，在『東歐』的國家內，人民的宗教心却是如此地盛。在『西歐』的國家，尤其是在英國及斯堪那維亞半島的國家，人民在星期日早上睡在床上休息，教堂內的人數總是寥寥若晨星。我不禁感到人生的滑稽。在西歐，大家總以爲自己是代表『基督教的文化和精神』。那知『基督教』的信仰却盛行在『東歐』，而不在『西歐』。我所經過的每個村落面前，都有一個小小的神社，裏面農民在耶穌的神像面前，每日供獻些鮮花，頗像中國種田人敬土地神一樣。這種熱忱的宗教信心，使我對於波蘭的共產黨政府懷疑。我隨身的繙譯是波蘭外交部的一個職員，能講法文和德文，他同時還是一個年青的共產黨員。我問他說：『你們共產黨素來認爲宗教是民衆的鴉片，但爲什麼你們的政府讓民衆這樣崇拜上帝呢？』他的回答是：『當馬克思說宗教是民衆的鴉片時，那個時代却不同。那時教會與地主官僚來結合，共同剝削民衆。現在我們已到了建設時期，沒有地主官僚，教會也不能干政，只管宗教的事情，那末爲什麼不讓民衆自由相信宗教呢？事過境遷，我們不能夠有書呆子氣的看法。』他這話很有道理，引起我問他另一個問題。我說：『你自己也常去做禮拜麼？』他回答說：『當然略。但我並不相信宗教。可是我年老的父母却相信得厲害。假如我不去偶爾做做禮拜，他們將會痛心難過死了。這種不必要的悲傷，在革命已到了建設時期的今日，應該避免，此外我的未婚妻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天主教信徒。在我們結婚時，我恐怕還得在牧師面前去宣誓呢。作爲一個共產黨員，這固然是一樁不愉快的事體，但我却不能因了儀式的爭執而不和我可愛的未婚妻結婚呀！』他說完後大笑起來。我也同時大笑起來。他問我爲什麼笑。我說：『我想起做國那些鬧家庭革命的人物，跟你們這些波蘭的老共一比，簡直是不近人情和學究氣了。』當然，我已經離開國家好幾年了。也許在共區內，這種『學究氣』現在已經沒有了。波蘭的田地都劃得很小。這也許是過去封建制度的遺蹟。農民還是用馬和犁來耕田。我不曾看到一架曳引機。這跟西歐各國機械化的耕種相比，是落後得多了。我問我的繙譯，什麼時候波蘭可以高度工業化起來。他說：『恐怕要等好幾年才成。這次戰爭毀壞了的許多東西。我們要花好幾年的工夫才能慢慢恢復舊觀。之後才能談新的東西。』聽了他這話，我立即了解爲什麼波蘭這類的國家渴望着世界和平。他們需要安靜休養元氣，從事建設。他們沒有力量作新的戰爭。只有像美國那些不曾直接受過敵人侵略的國家，才配談第三次大戰。（下期續完）

文化廣告  
刊登觀察  
效力最大

每期銷行六萬三千份  
發行網遍及全國各地

# 激速轉舵下的美國對日政策

Mark Gayn

Japan: Full Speed Astern New Republic, August 9, 1948.

並沒有通知美國的人民，華盛頓已把推行了三年的對日政策完全翻案了。新的政策是以重建代替改革。

對日政策的翻案文章見於最近由陸軍部及國務院公佈的四項秘密文件。最早的對日政策是發表於日本投降後三星期杜魯門總統的聲明。這聲明經過重述和申說作為由十一國所組織的遠東委員會在一九四六年三月給麥克阿瑟將軍的指令。這個文件裏主要原則是改造日本成為民主國家。

實際上，這指令要使美國做一個在歷史上最大的創造社會的角色。其中的目標之一是「鼓勵和支持日本自由主義的政治傾向。」華盛頓甚至批准日本人民用武力去破壞封建制度，祇要這項武力並不干涉盟軍的佔領。

但是，勝利之後八個月，翻這的熱心已經減退了。騷擾和不安定對於執行佔領的人不太有利。戰犯的整肅阻礙了建立堅固和有秩序的政府。解散獨佔事業的命令阻礙了日本經濟的復原。在東京的軍官覺得另一戰爭業已在望，在日本推行社會改革的試驗是不合戰略上的需要的。

在華盛頓也發生了同樣的變化。阿契德和麥克阿瑟間的齟齬在美蘇衝突的大題目下被遺忘了。國務院已挑定了日本作美國亞洲政策的中樞。而且美國的大商人開始壓逼政府採取「恢復日本的常態」政策。

對日政策轉變的信號在一九四六年已經看得到。日本工會的活動已加上了韃靼。美國的支柱撐住著動搖的保守內閣。這些內閣攔置了麥帥的土地改革命令，開脫了許多最著名的戰犯，眼看億萬價值的日本軍火被埋藏，顛覆了所謂「復員局」，這一切美國熟視無睹，不加一點責罰。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鮑萊抵達東京。四個星期後，製下了過渡期間賠款方案。主要的是規定即刻搬運日本軍事工業去重建被日本所破壞的國家。基本的前提是戰後日本的工業祇能維持生計而不足以再度霸佔遠東的經濟。要達到這目的，日本的工業須回到一九三〇—三一年的水準，那時日本的經濟還是在和平的基礎上。

一個月一個月的過去了，標着要運出國的機器依舊在日本工廠和棧房裏存着。召集賠款會議的建議又遭蘇聯的反對，因為它不願意討論從東北所搬走的機器。日本方面

也極力阻礙對於可以拆運的機器的調查。

反對鮑萊方案的人也在華盛頓出頭了。一九四六年尾，當時陸軍部的助理部長裴特遜(Peterson)派了一個技術調查到日本，表面上的任務是調查充當賠款的工業的生產力。團長是F.H. Mc Graw Company的總理斯瑞克(Gifford S. Strick)，團員裏包括美國重要工程公司的代表。

不久，謠言傳到華盛頓，說是這個團體的興趣並不在怎樣去補充鮑萊方案，而是在指出鮑萊方案無法實行。一九四七年二月這個調查團回到美國，他們向陸軍部提出的建議差不多要把鮑萊方案全部推翻。

一九四七年四月，華盛頓召集了一個各院部的賠款會議。斯瑞克擔任主席，實際上是軍部的發言人。在討論中，鮑萊調查團的代表們同意了許多對原案的修正。但是結果，新方案和舊方案在原則上大體還相合。美國還是要降低日本工業到不能使它霸佔亞洲經濟的水準。

但是到了一九四七年夏天，陸軍部又和新設立的外諮議局約定去調查日本工業。斯瑞克再去日本，名義是日本工業賠款調查的設計主任。這次調查的精神表示在他在一九四七年九月 *American* 雜誌上發表的「復仇是費錢的」一文中。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六，斯瑞克報告書上——四項文件中的第三項——公布了。他主張不但在賠款問題上要把原來的政策加以翻案，而且對日本整個前途應當重新考慮。他更以同情於日本需要的理由，要求停止採運日本工業設備，除了直接有關軍備製造的工廠。他特別建議日本應當保留生鐵、鋼錠、硫酸、球軸承、機艙、熱電發動機、造船和修船設備。他更辯護說，日本每年鋼鐵產量應當達到八百萬噸——比了日本戰時最高產額還要高。

「一個強大的日本工業」，這個報告書上說，「是一個潛在的強大武力。在我們看來，一個強大工業化的日本比了現在在這龐大人口的東亞維持着的這個不穩定和經濟失調的狀態更能促進和平和繁榮。」

賠款問題的翻案祇是美國對日政策轉變的一方面。更重要的風信旗是見於解散獨佔事業的問題上。

一九四六年三月遠東委員會給麥克阿瑟的祕密指令中說：「美國政府的目的是在鼓勵和表示贊同把生產工具和商業的收益和所有權儘量得到廣大的分配。你將要求日本公共機關提出一個計劃去解散日本工業和銀行獨佔組織或其他集中性的私人商業控制。」

在東京，這件工作似乎敷衍多於決心。盟總的反獨佔組被人稱作「保護獨佔事業會社」。一九四六年五月華盛頓命令盟總召集了一個會議商討如何整肅參預侵略的商人。會議裏大多數人却同意日本的商業巨頭是美國最好的盟友。

反獨佔政策的轉捩點是在我們在這裏要提到的第四項文件——FEC-230，這是美國國務院在一九四七年五月給遠東委員會要求同意的公文。這項文件中一個目標是保證解散日本的獨佔事業。有副本送給麥克阿瑟。

這個指令正在東京的衙門裏行動時，這齣日本戲劇中最主要的角色却上台了。他是德萊勃(William H. Draper)，陸軍部的次長，也是在假中的Dillon, Read and Company，一家投資銀行的總經理。他曾以少將銜做過克萊將軍(德國佔領區總督)的經濟顧問。美國在德國放寬反獨佔政策是出於此公的活動。一九四七年初秋，他第一次到達戰敗的日本。

德萊勃訪日回美之後的一段故事沒有人公開過。一九四七年十月陸軍部通知麥克阿瑟要求放寬已經放寬了的反獨佔政策。據東京的報導，和這通知同時還有一封德萊勃的上司，陸軍部長 Royall 私人的信件。

這個文件使麥克阿瑟很為難。盟總已經根據 FEC-230 號指令制定了經濟分散法案，交給日本政府去向議會提出。取消這個法案將是件不體面的事。麥克阿瑟決定拒絕華盛頓陸軍部的建議，他而且加緊推動這法案。日本議會並不知道美國內部的爭執，曾阻撓這法案的通過，經麥帥堅持非通過了才准閉會後才屈服。

在華盛頓方面，國務院受不住陸軍部的壓力，向遠東委員會撤回了 FEC-230 文件，因為要「重加研究」。到春天，德萊勃又以一個調查團團長的名義降臨日本。這個調查團來頭真大，包括着霍夫曼(Studebaker Corp.)

Orator 的總經理，後來是歐洲復興計劃的執行長（詹士頓（紐約化學銀行及信託公司的主席）陸黎（美國國際貿易協會主席）。這個調查團的任務和以往的不同，他們不是來考察日本的改革而是關心於怎樣使日本恢復常態。他們和日本銀行，東京銀行，三菱（Mitsubishi）重工業和日本鋼管工業的巨頭討論怎樣復興日本，投資和經營的利潤等問題。

這個調查團工作結束後，德萊勃宣布他要建議美國援日五年方案，第一期（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貸款將在五億美元以上。

在公開的私人的談話中，這個團體的團員很明白的表示反獨佔政策應當停止，政府對商業的管制應當取消，賠款的數目應當減少，應當允許日本重建他們的商船噸位到戰前水準，公司利潤的稅則應當降低，工會活動應當加以限制。

德萊勃並不在東京的那些軍官，他沒有提到把日本建立成反蘇軍事根據地。他堅持說援日方案祇是使日本能經濟自足，用以減低美國納稅人的負擔。

東京的美國人方面立刻傳出反獨佔政策即將告終，一個專門調查反獨佔法實施情形的委員會也很快的證實了這傳說。在五月裏，德萊勃所領導的團體，通過陸軍部，建議國會批准一億五千萬元的援日貸款。

東京銀行的公報很高興的說：「這年將是日本的綠燈年。」（綠燈是指前進的信號。）每日新聞（Mainichi）日本兩大日報之一，評論說：「日本在安定東方的地位上現在已經很正確的決定了。」日本時報，半官方的報紙，更說：「美國對日政策的轉變，以日本為亞洲的工廠，已給日本人民的希望。」

每一個人都同意，戰前的一「分工」即將恢復：亞洲其他各國出產原料，日本製造工業品，然後收取商利利潤。日本報紙的社論強迫著美國說出的新政策是否指日本可以恢復被戰敗所停止的貿易擴張。在整肅的許多商業領袖又從地下鑽出來，聚集在東京，等待他們恢復自由活動的日子。

沒有一個日本人認為美國政策的轉變會限於商業和賠款問題的。他們相信這新政策將解除一切麥帥在改革的名義下所加予日本的限制。戰爭是結束了，日本現在是美國的盟友了。

盧田（Hitoshi Ashida）首相和他的閣僚開始討論修改美國所授意的勞工法。他們也建議從速解除生產、價格和利潤的管制。更胆敢的人竟要求修改新憲法，這憲法是麥帥親自參加起草的。

不成問題的，日本已想到重整軍備了。政府曾在議會

裏提出了一個建立海上保安局的法案，名義上是用來對付海盜和走私的。這法案建議成立一個包括潛水艇的袖珍海軍。為了憲法裏聲明放棄武裝，所以這法案聲明這並不叫重建海軍的步驟。當太平洋各國聽見了這消息舉手驚訝時，美國很快的支持了日本的政府。

實際上，這一切措施都是麥帥的部下所公布的改革方案的翻案。這位統帥却一言不發。佔領時期快將結束，宣傳美國目標的改變是不智的。發動種種改革指令的盟總政治局已經形同虛設，意思是它的任務已經完成了。麥帥自己也希望離國十一年後凱旋回鄉了。

唯一被美國新政策引起了公憤的是中國。在內戰和經濟無政府狀態中掙扎的中國人民用了不掩飾的恐懼正視着他們的鄰國。上海有一家報紙的社論曾說出代表性的批評：「美國已不願遠東和平採取了扶植日本的政策。我們不反對維持日本人民生計的努力。我們所反對的是在維持日本人民生計的名義下有意的扶植日本地主、官僚、和軍閥的經濟地位。我們反對的是美國這種錯誤的政策。」

這個社論發表了不久，美國曾對中國政府施用很強的壓力要求制止這種反對美國扶日的言論。但是中國人民的恐懼並沒有平復。最近中國各大學教授的抗議和學生的遊行，祇是對一個沒有改革而強大的日本深入而且真實的恐懼的一種表示罷了。（觀察特約譯者譯）

### 編後

一、本期葉君健先生的這篇「波瀾之行」，是很難得的一篇有關歐戰形勢的通信。此文長達一萬二千字，限於篇幅，祇好分期刊完。

二、我們最近收到幾篇可以引起論辯的文字，上期已刊了樊弘先生的一篇「傳統的經濟學說何以竟成了附庸中國進步的絆腳石？」此外還有盧光且先生的「工業化與人格」和楊人棟先生的一再論自由主義的道路」兩文，即將依次刊出。

三、五卷四期讀者投書欄刊載了同濟大學四位同學痛斥編者一函以後，有好幾位「半價定戶」來信表示不平，替編者辯護，並希望原函亦在投書欄發表。我們覺得我們今天主要的目標是想把我們的祖國弄好，我們應當集中我們全部的智慧和熱忱、和精力，向這個最主要的目標去努力，關於個人的一些無關緊要的得失毀譽，我們不必看得太重。所以一切替編者辯護的信，我們不想再刊，尚祈原諒。至於編者個人對於那幾位來信的先生，則表示由衷的感謝。（編者）

（上接二十頁）「唉！我真是老糊塗了！講了半天都是我的那個孩子的事，真的我把您給忘了！我還沒問您這三個月倒是往那兒去了？出外作買賣去了嗎？怎麼樣？掙了多少？」李大媽根本不知道張老三被抓的事。

「不是作買賣，我也是被抓去當兵了。後來他們看中用，又放回來！我還得問您，我的孩子們都跑那兒去了？」張老三急於要知道他的一家大小的下落。

「您問我嗎？我也不大清楚。可是您的三個孩子可死得太慘了！不到一個半月一連氣兒全病死了！」

「怎麼？什麼病？」張老三聽了，腦漿子要崩裂似地青筋在太陽穴上蠕動着。

「誰知道是什麼病！可是在您那院裏東屋住的那個女教員說的，大概是急性什麼炎吧！我真說不好！」

「我的老婆呢？」

「張三媳嗎？她走了！」

「往那兒去了？」

「我不在天津啊！」

「可是人家都說您在天津作買賣呢！」

「她還回來不？」

「她把房子都退啦！還回來嗎？也許……」

「噢……一張老三眼眉苦若金花，感覺着頭部沉重起來。他慢慢地走出了李大媽的屋子，毫無意識地又走出了她的院門。

「張三爺！您到那兒去？」李大媽趕了出來，問他。

「……」張老三沒有回答，蹣跚着走向大街去。

自從張老三的二次失蹤之後，不到半個月光景，天津報紙上登載着一段新聞。它寫着：「萬國橋下河飄女屍一名，經人打撈上來，懷中的身份證上姓氏已竟浸濕難辨，籍貫約略認出是安東，配偶姓名祇能看出是姓張，名不詳。」這條新聞佔的位置很小，沒有人去注意它。究竟是誰是張老三的老婆呢？誰也不去操心這件渺小的問題。

至於張老三究竟還在北平不在？誰也不曉得。他是死了？還是活着？沒有人去關心。可是根據張老三所住的院子裏東屋那個女教員說，她確實在阜成門洞看見一個男屍，樣子很像張老三，穿着一件破舊的黃色衫衫同一條黑色的短褲，大約是肺病死的，也許是餓死的。當時有的鄰居們聽到他們這一家逃亡來的東北人死得這麼慘，都覺得心酸，可是不久也就淡忘了。不過有的鄰居們不相信這回事，他們覺得張老三是一個很結實的小夥子，他不會死，他還活着，活不下去也得活着，縱然繼續在逃亡！

# 濟南之戰

觀察特約記者

## 棋爭一着

(觀察南京通信)

濟南終告失守！就山東全局看，就冀、晉、魯、豫、陝、甘聯繫看，就半津兩市及和遼東、山東兩半島戰略地理上和山東的關聯看，乃至就東北、西北與華北戰局的關聯看，濟南的得失，都是今天整個軍事棋局上有重大影響的一着棋。國共雙方，爭此一着。二十五日下午，當局舉行軍事會議，檢討魯中戰役，並將魯境戰事和遼西戰事加以詳盡研討。可能把綏東南地區、晉北地區、陝北地區、以及徐海蘇北地區各方面的軍事動向，作一綜合的研究。

政府表示決心收復濟南，已派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津明率領百餘兵團及邱清泉的第五軍兼程北進，接應久戰魯中敗本是兵家之常，而且雙方當是各有一套如意算盤，不過誰的算盤真能算得巧，算得妙，算得準，「如意」便該誰屬。空算不能代替妙算，而妙算重在確切。軍

事的棋局，并非一件易事。軍事重在制敵機先，「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孫子兵法，的這一原理，至今看來，當仍不失為現代軍事家可依據或參考的一種軍事邏輯。但吾人若一回顧，透視二年來的魯南戰局，就會發現當局未能及時善用此一邏輯。濟南之失，頗值深思。

山東於勝利後劃為國軍的第二綏靖區，(後又劃出兩綏靖區，司令部一設青島，一設兗州。前者司令官初為現任蘇主席丁治磐現為黃埔三期畢業之劉安武，後者為守衛兗州之李玉堂，黃埔一期)，司令官王耀武，泰安人，出身黃埔三期。抗戰時期以戰功擢升頗速，江西贛潭戰役以後，不數稔即以五十一師長而七十四師長，而第五集團軍的總司令，而第四集團軍總司令，而第四方面軍司令官。元戎之信任倚重可知。湘西之戰，倚重可知。湘西之戰，戰績卓著，其基本軍七十四軍且有一輝煌一號。王氏官至陸軍中將，勝利後，奉命入魯，

機先。去春萊蕪吐絲口之役，二綏靖區副司令官李仙洲整七十三師(原為七三軍)師長被俘，六十四師(原六四軍)師長韓練成刺百餘官兵，腿部負傷，僅以身免。去夏沂蒙山區孟良崗之役，整七十四師(原為七四軍，王任軍長)師長張靈甫於彈盡援絕之後，自殺殉職。今年四月，魯東大戰，昌樂陷落，以驍勇著稱之專員兼區保安司令張天佐陣亡。同時九十六軍長陳金城亦被俘，卅五師長周慶祥則以「遺誤戎機一臨陣退縮，為王免職，解京訊辦，於日前執行槍決。夏間兗州之戰，以當年守守長沙官拜上將(記者按李玉堂為黃埔學生第一一個官拜陸軍上將，亦為至今唯一的上將黃埔生)的李玉堂，竟亦不得不於軍事挫敗之後，隻身逃出滋陽。據聞王李以職權上的關係和資歷上的問題，雖有一山東三李一王一的雅號，恐亦未能做到守望相助，相忍為國的地步。山東老派人士，中樞的魯籍官員，頗致憤慨。自魯南重鎮兗州易手以後，八十四師師長吳化文更成紅人，以他所部戰鬥力的堅強，成為駐魯中央

嫡系軍隊中的巨擘。王耀武為羈縻吳化文，力保吳補陳金城九六軍長之缺，仍兼八十四師長。事實上，在中央未能調遣新軍有生力量填補魯中缺隙以前，也只有吳化文可資倚畀。吳軍在濟南人民心目中業已成為唯一的「魯中干城」。不過吳雖名為軍長，實則僅有八十四師一兵力，三旅之眾，於馳援兗州時，又為共軍吃掉了一個旅，所餘兩旅，即被用為拱衛濟南之師。軍駐崗山，實為要衝，故當二十日左右，吳軍辭髮，吳本人投共，震盪一聲，內外震動。所以從人事上論濟南之局，這一着也該說是國方輸了。再回頭看年餘以來的山東軍事棋局：李仙洲韓濬陳金城諸將的俘，是填差一着，張靈甫的自殺又差一着，張天佐的戰死和周慶祥的退縮又差一着，李玉堂的戰敗更差一着。到了吳化文的投共，這一着就差得不得了。全棋形勢，若若落後，子子空空，一由量變到質變，最後碰上吳化文這一棋子，出了大岔子。棋局勝負，已非偶然，而最後一着，關係全局，昭然若揭。王耀武未能操此勝算，已非今日始矣！

## 得失之差

濟南的重要性在什麼地方，得失的關係多大？我們展讀地圖，不難一目了然。濟南是華北六省中，(東北九省不論)在內戰全局中第二個被共軍奪得的大省。人們對於濟南之失，不由得不聯想到河南的開封。但開封不同濟南，開封之一失一得，難易間也不容與濟南等量齊觀。開封周圍盡屬平原，共軍打進開封前後的軍事佈置和使用攻取，是有差別的。國軍撤出開封以後，當時周圍的大軍如邱兵團，早已從容進入反攻地帶。其他部隊亦有不少待命隨時應援的。同時政府為確保名城，轉移國際視聽，爭取「面子」，不惜使用大批空軍，不分晝夜，輪番轟炸，玉石俱焚，同歸於盡，亦所不惜。但現在對濟南恐不願如此，亦且不能如此。關於收復濟南的一點，原則上政府當然不會輕於擲置的。而且按一般軍略上講，今後半個月或三週間都仍不失為政府空陸並進，收復濟南的良好時機。

一則共軍進入濟南，偷未站穩腳。二則九晝夜的苦攻死奪，人海戰術的軍力消耗，亦必可觀。三則軍實補給上還不能十分得心應手。四則國軍的有生力量可能還潛伏在濟南外圍的重要據點。五則今天國共雙方的力量雖大致相持，但裝備上亦近於相等，但共方沒有空軍而國軍在這一方面，佔有相當大的優勢。然而在軍事上，當敵我雙方力量相等，裝備相等的時候，勝負的判斷，就要看雙方戰略運用上的門法了。

就軍略地理的價值看，濟南比汴洛、比鄭州、比西安蘭州、乃至比保定，都有顯著的特點。這特點在於濟南兼河山之險，東西的高地和平原相稱。華北六省省會只有山西的太原可以與之相提并論。從軍事交通上看，它和徐州天津兩要商聯結在一條綫上。南達京滬，北通平津，西貫冀晉豫陝，東鄰大海，北面又有黃河為其天然屏障。山脈以太行為基幹，所謂山東山西兩省之稱，即係以太行山脈迄左迄右而劃分。跨過河北平原，基本上濟南正是與太原一脈相聯。太行綿互，綿



# 閻錫山的生死關頭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西安通信)  
民國史上的不倒翁，山西四十年來的統治者閻錫山，現在面臨生死的緊要關頭了。

一生存即真理，需要即合法，這是閻錫山在中國政治漩渦中能以後有三十七年政治生命的祕訣。因此極端善變，能以迎合所謂潮流，不過萬變不離其宗，就是爲了他自己的生存與對山西的統治。他是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勳，却接受袁世凱帝制時山西都督的任命。北伐以前政治中心在北平，他看準當時北京政治的起伏，虛與每一個當權者周旋，保持他山西的王位。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以後，他雖然是老同盟會員，開始却在北方觀望，與馮玉祥、孫岳、岳維峻等雖同稱爲國民黨，仍保持自己的獨立。國民黨在河北失勢，馮玉祥的部隊西撤，孫岳一系的徐永昌等投奔了他。他與本軍在雁北作過戰，後來出兵到牛漢綽，那就是有名的傅作義守涿州。十七年北伐時他是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分兵兩路

## 水與油

閻錫山雖然統治了山西四十年，但是他還不能算是全山西的領袖，因爲他是晉北五台人，所以他的任事用人都以五台爲中心，充其量不過是一些晉北人。農產豐富的晉南人始終是反對，而他對於晉南人也特別壓抑，不使他們在省內抬頭。

抗戰初期閻錫山與中共方面的關係還算不錯，新軍事變以後兩方面的關係就壞起來。閻氏在晉西倡導的兵農合一政策，一方面爲了解決兵源糧源問題，另一方面也暗含着抵制中共在鄉村的土地政策。他那個政策隨着抗戰勝利從晉西帶到晉中，自稱曾收實效；然而爲此民怨沸騰，有產者不高興，無產者也不見得歡喜。這種表面上進步而骨子裏保守的辦法，在執行上是容易鬧出百出的。亂棍打死人不知激起了多少人的憤怒與不平，突擊徵糧也不知道逼出了多少人命。亂氏說共軍是想用富人的錢，窮人的命來推翻政府，用的是以寇復寇的戰術。他也想用富人的錢和窮人的命來保護自己的政權；但是他自却變不成水，充其量不過漂在水面上的一層油，他不能同他的子民們融爲一體，因爲他還在保持着他自己的和自己的集團的利益。儘管口號漂亮，方法上看來進步，一切都沒有用的。他知道共軍在以水覆舟，却

不能逃出被覆的命運，這正像每一個知道自己早晚必須死，而沒有方法使自己萬壽無疆是一樣的。

閻錫山是個多疑的人。外國人傳說他在理髮匠的時候，必須教一個衛兵實彈舉槍對着匠行兇時開槍。這個傳說據接近他的人說是絕對沒有的人，不過是警覺性過高的人，時常防備一袋裝份子一來便襲他。在山西肅清清裝的工作做得十分嚴厲，每日必須提供一放屠的對象，任何人都要私人懷疑着。雖然如此，僞裝却不曾肅清過，抗戰時期的新軍事變，固不必再講，就是這次的晉中作戰，也是吃了僞裝的虧，太原城也幾乎要被僞裝者率領共軍開進去。

山西重砲團團長蕭利鋒，做過閻錫山的祕書，是閻面前的人。這次在太谷榆次徐滿二角地區作戰，趙承綬帶着四個師不能突圍，據說就是他搗的鬼，有名

的第十總隊裏的外籍兵也死了三四百人。最後他把趙承綬送到徐向前司令部裏去。然後率領着四個步兵團和一部分砲兵開回太原來，途中遇到了逃回來的一個趙部師長韓春生，他在非常得意中並沒有看出韓師長來，而韓劍把他看得非常清楚。據說韓春生形貌甚醜，原來就不像一個師長的样子。部隊被衝散以後，韓就戴上了一頂破草帽，裝成了担架兵，和另外一個人抬了一個傷兵從徐講向太原走回來，路上看到韓利鋒的情形不對，就百里重鎊跑回太原，將情形對閻錫山報告了。當時太原城防十分空虛，蕭要帶兵四團來到，那城裏就一切都完了。他急忙下令給在前方突圍回來的部隊，如果沒有本人的許可，絕對不准進警戒線。命令剛剛下達，蕭利鋒率領着四個團的兵力就到這汾河邊的洋灰橋頭了。蕭自稱率部突圍，岸向太原增強城防。警報告以上項命令，並以電話向閻報告。閻又與蕭直接通話，大加安慰一番，告以暫將部隊在警戒線外集結整理一下，我即派汽車接您，並派人攜慰勞品去慰勞

晉京，據說不是請兵而是請糧。太原經署還希望南京能按晉中會戰以前的名額發給他們糧餉。可是現在太原城內還有多少兵呢？一般估計也不過是五六萬人，五六萬人能守住太原？現在是最後關頭了。

太原所有的衛星據點，在晉中戰役中完全丟掉，只剩下危城一處，搖搖欲墜的擺在晉中危地上。閻錫山坐在他的「一壘密深沉之館」中，開始非常着急，派楊受源到南京請援，派楊昌竹作義也一度到太原去看他，援軍空運一部到并，情況稍爲穩定以後，徐向前派兵圍城之下，停止了他的攻擊，太原各工廠除了紙煙廠外，其餘一律繼續開工。據說徐向前對此非常感覺興趣，他認爲太原工廠的開工對他們是有利的，如果攻太原太急受破壞的。將來被圍困中的太原，最成問題的是軍糧與民食問題。空運增援部隊已經停止，閻錫山還是說軍糧問題不得解決，楊受源二次

驚險的一幕

危城

兩面

有一個無稽而近乎開玩笑的傳說，閻錫山向南京方面說，「這個局面我不能支持了，不過請總統考慮一下，是我佔着太原好呢？還是教毛澤東徐向前佔着好呢？」另一方派人向延安表示「作戰我是認輸了，我準備將太原政權軍權交給南京政府，不過要請毛先生考慮一下，是我住在太原好，還是我離開太原好。要再作戰，我老了，就住不下去了。」結果兩方面一致的答復他，表示還是請他住在太原好些。因此有人說別看太原危險萬分，閻錫山還會在太原安然的住下去。這種無稽的對閻錫山的樂觀說法，或許是不會太可靠的。

閻錫山雖然統治了山西四十年，但是他還不能算是全山西的領袖，因爲他是晉北五台人，所以他的任事用人都以五台爲中心，充其量不過是一些晉北人。農產豐富的晉南人始終是反對，而他對於晉南人也特別壓抑，不使他們在省內抬頭。

抗戰初期閻錫山與中共方面的關係還算不錯，新軍事變以後兩方面的關係就壞起來。閻氏在晉西倡導的兵農合一政策，一方面爲了解決兵源糧源問題，另一方面也暗含着抵制中共在鄉村的土地政策。他那個政策隨着抗戰勝利從晉西帶到晉中，自稱曾收實效；然而爲此民怨沸騰，有產者不高興，無產者也不見得歡喜。這種表面上進步而骨子裏保守的辦法，在執行上是容易鬧出百出的。亂棍打死人不知激起了多少人的憤怒與不平，突擊徵糧也不知道逼出了多少人命。亂氏說共軍是想用富人的錢，窮人的命來推翻政府，用的是以寇復寇的戰術。他也想用富人的錢和窮人的命來保護自己的政權；但是他自却變不成水，充其量不過漂在水面上的一層油，他不能同他的子民們融爲一體，因爲他還在保持着他自己的和自己的集團的利益。儘管口號漂亮，方法上看來進步，一切都沒有用的。他知道共軍在以水覆舟，却

不能逃出被覆的命運，這正像每一個知道自己早晚必須死，而沒有方法使自己萬壽無疆是一樣的。

閻錫山是個多疑的人。外國人傳說他在理髮匠的時候，必須教一個衛兵實彈舉槍對着匠行兇時開槍。這個傳說據接近他的人說是絕對沒有的人，不過是警覺性過高的人，時常防備一袋裝份子一來便襲他。在山西肅清清裝的工作做得十分嚴厲，每日必須提供一放屠的對象，任何人都要私人懷疑着。雖然如此，僞裝却不曾肅清過，抗戰時期的新軍事變，固不必再講，就是這次的晉中作戰，也是吃了僞裝的虧，太原城也幾乎要被僞裝者率領共軍開進去。

山西重砲團團長蕭利鋒，做過閻錫山的祕書，是閻面前的人。這次在太谷榆次徐滿二角地區作戰，趙承綬帶着四個師不能突圍，據說就是他搗的鬼，有名

的第十總隊裏的外籍兵也死了三四百人。最後他把趙承綬送到徐向前司令部裏去。然後率領着四個步兵團和一部分砲兵開回太原來，途中遇到了逃回來的一個趙部師長韓春生，他在非常得意中並沒有看出韓師長來，而韓劍把他看得非常清楚。據說韓春生形貌甚醜，原來就不像一個師長的样子。部隊被衝散以後，韓就戴上了一頂破草帽，裝成了担架兵，和另外一個人抬了一個傷兵從徐講向太原走回來，路上看到韓利鋒的情形不對，就百里重鎊跑回太原，將情形對閻錫山報告了。當時太原城防十分空虛，蕭要帶兵四團來到，那城裏就一切都完了。他急忙下令給在前方突圍回來的部隊，如果沒有本人的許可，絕對不准進警戒線。命令剛剛下達，蕭利鋒率領着四個團的兵力就到這汾河邊的洋灰橋頭了。蕭自稱率部突圍，岸向太原增強城防。警報告以上項命令，並以電話向閻報告。閻又與蕭直接通話，大加安慰一番，告以暫將部隊在警戒線外集結整理一下，我即派汽車接您，並派人攜慰勞品去慰勞



打倒兩面人。這也是他「說甚不是甚作甚不務甚」的又一明證。在新軍事變時，他的部隊固損失了很多，另一方面他却暗暗的歡喜道，「這樣也好，中央不會壓迫我太甚了。」

### 誰能承繼閻

太原糧食雖然萬分困難，一時還不至於像長春那樣嚴重，但其危險的程度却並不減於長春。閻錫山多年來對部下控制甚嚴，現在却已經失去控制力量，這是爲閻打算，非常可慮的一件事。閻錫山也像其他的紛糾者一樣，一方面希望部下一直擁護他，另一方面爲了使部下不至於叛離，却又希望部下有些小派別，互相箝制，來向自己邀功邀寵。在山西軍政兩方面是不不能合作的。杜愛武雖名爲副主任，實際上閻以下的軍政是由王靖國掌握着的。政治方面他一手培植起來化之來，資望極重，可與執軍權之王靖國相抗衡。王梁兩人非常不睦，這在山西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因此閻錫山要離開山西，找不出第二個人來可以統馭山西的軍政。至於已經離開山西的軍政人員，也沒有一個人

可以回去接替他的，南京要是另外派人去，他的部下也未必能接受。而且凡是離開山西的人同閻在感情總有一點不愉快，因爲閻是最討厭部下出走的，他願他們有一天都能給他殉葬，他心裏才覺得痛快。

商震已經成爲軍事外交家了，遠在東京沒有回山西的可能。徐永昌本就不是閻的嫡系，回去也沒有辦法。賈景德在山西空有地位，毫無實權。傅作義脫離山西以後曾向人發誓，只要閻先生在世一天我絕不回山西去負任何責任，以洗白我的脫離他並不是爲了搶奪軍權。而且他已經離開北平軍警總司令部，也沒有屈就大原省長的道理。誰能回去替他呢？誰能給他辦事呢？真是教人內外給他想不出來。自古不知有多少英雄，頭腦機警，手段剛強，結果把自己送到絕路上去。閻錫山是否刻得上一個英雄，姑不必計量，總之他目前的處境是相當困難而危險的。

### 誰救山西

將來誰會救援山西呢？山西每次戰事緊張時，閻錫山總要電請胡宗南出兵援助。旅陝的山西同鄉們也總要嚷嚷一頓。胡宗南名義上是負責南的責任的，但因兵力兩年來折損太大，是沒有力量向晉南出兵的呢？就是出兵晉南，也解決不了山西問題。三十師在這裏運去了四個團，那就是以前守過臨汾的部隊。太原只能在夾縫中生存，也只有夾縫中日就乾枯。閻錫山雖生死關頭，也不會忘記要糧要錢。九月初他還對美聯社的記者與密塞莫薩表示，他最理解紅軍，絕不與他們合作，更否認有與共方物資交換的情形。他說，「我有信心守住太原，如果經合署能給我更多的援助，我相信情形會更好些。不僅可以保衛太原，而且可以收復多數失地。」

閻錫山要決心死守太原，自稱已經準備下毒藥，寧可吞毒自殺，也絕不做俘虜。

### 幹部與民衆

大可慮的是山西的幹部們，到今天他們身處危城中，信心已失，因之無法控制。晉中會

### 觀察通信

### 歡迎投稿

何永信先生的文章，一向以別具風格著稱。他見常人之所未見，言常人之所不言，鏗鏘平，不落窠臼。年來議論政治，國人爭誦。本書收集何先生的政治論文六十餘篇，都二十萬言。評論的範圍極廣：由英美的政治談到中國的政治與政制，由對日和會談到中日合邦，由印度分治談到中國前途，由政治問題談到工業、金融、教育、文化各種問題。本書並集有何先生對政治協商會議逐日批評的論文三十四篇，對於政協所涉及各種問題，均有深刻犀利的論見。要瞭解近年來中國政治的徵結以及關心中國國運前途的人，均須購讀。本書早已排竣，因何先生臨時有所增訂，所以遲至今日始能出版。

**新書 中國在戲盤上** 何永信著

政治論文集 論文六十餘篇 金圓一元四角

二百六十頁

叢書 1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 (增訂四版) 張東蓀著 (五角五分)

叢書 2 政學罪言 (再版) 潘光旦著 (一元三角)

叢書 3 唯物史觀精義 (第五版業已付印) 吳恩洽著 (四角)

叢書 4 鄉上中國 (四版) 費孝通著 (六角)

叢書 5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 (再版) 吳世昌著 (五角)

叢書 6 英人法人中國人 (三版) 儲安平著 (六角)

叢書 7 論雅俗共賞 (三版) 朱自清著 (六角)

叢書 8 中國在戲盤上 (新出) 何永信著 (一元四角)

叢書 9 鄉土重建 (再版) 費孝通著 (九角)

叢書 10 紅毛長談 (再版) 塔塔森著 (四角五分)

郵掛包郵費：一本二分 二本三分 三本四分 以此類推

# 四川政局的暗潮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成都通信) 就今日川康周遺局勢而論，青海黃正清軍隊攻佔松潘草地大部地區——俄洛土司轄地。西藏攝政打扎活佛再度喊出西藏的邊界是在打箭爐——康定。而中原共軍已吃掉四州兩員將領，賈澤同郭××，下宮陽成齊宜昌，逼得潘文華，吉得中央把孫震由鄭州拉下來，放上去抓這一股洪流。陝西的局勢也使得鄂侯不敢上席。在中央社傳出劉伯承向校西進擊中，華山土共四出攻襲，據政長公佈，已有若干縣長，警長同縣議員被加入共軍，有若干縣縣長同警察局長戰死。(屬於華山土共事，數月前經本刊及其他報紙揭露後，中央同地方政局曾一再否認。)所以川康兩省當局來談，他們應當勵精圖治，共同合作，不幸他們竟自反其道而行之。他們却日以繼夜的玩一兄弟鬩於牆一的老把戲。

## 摩擦分裂

### 由來已久

四川政海的人事摩

擦，自民國成立以來，就沒有一天寧息過。以前這種摩擦同其解決的方法，所表現出的就是每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不停的內戰。今日鬥爭的方式，就是這謠言中傷的方式，向老閻處告密，或唆使或運用一切意思得到與意想不到的方式，來搗亂，來牽制。劉湘在時，尚能籠罩四川軍政兩閥的人物；他死後，所謂老二十一軍系同三軍系(鄧、孫、劉)起爭鬥，就是老二十一軍系統下也分裂了。分戰的結果，唐式遵王陵基潘文華不具相孫震各得了一個集團軍，王陵基得了省主席，鄧錫侯得了川康綏靖主任公署，劉文輝保了西康，並與潘文華，攪起署副主任。後來因為中央政局坐鎮四川，大家把王陵基逼得請了病假後，省主席由蔣總統同張學良任了六七年，所以豫熱在高壓下，未得自熱化。直到去年王陵基免省主席職，事實上的主席張學良也免了兼職，而由鄧錫侯接任的時候，一切人事鬥爭就表面化了。四川地大物博，人多

財富，好比一塊大肥肉，有那一個鬻鬻君子不想飽吞呢。當時覬覦這批肥肉，有前而說那一批軍閥，只去了李其相，加上楊森，外添幾位黨國要人。但除了黃季陸與鄧錫侯外，其他均未敢對鄧錫侯構成一種威脅，加上鄧錫侯對掌揚他的考績的朱紹良毫不理睬，於是他就丟了官；此中詳情，本刊前已有所報道，略了過去。

## 大團結已人去聲滅

### 去聲滅

幕內人向幕外人，許多都是非常突然的。在鄧錫侯去來中間，有着一段相當長的間歇，自然許多人都乘此局勢尚未明瞭化的時候，各自努力選取。結果不少的人落了空。中央派來的是王陵基同楊森。參加鬥爭的人，有些是自然靜了下來，這些都是自認失敗的，他們不是無靠山而力弱如唐式遵，就是自已有點不名譽的嗜好如新近在宜昌臨陣脫逃的某君，再不外就是曾偷雞不而餓了本錢的黃守粹。而心不甘者也大有人在，因為在他們想來他們在地方上有雄厚的人力，有錢又有槍，為能談兩個白手而來的，估了上風。更何況有

## 他們是怎樣構疊的

### 構疊的

王陵基上台時，帶來的人雖不多，但是漸次的各主要行政部門都派了新人，使所謂三官一統(一以王陵基為首，二以楊森為首，三以鄧錫侯為首)的廿四、廿八、廿九(三軍)意味者老二十一年派復活了，就是他們重獲了十年的飯碗又

子不自安起來，於是相率一倦勤一，而王陵基都表示勉勵，勉勵留他人事都是好的，一俟拍拍的大刀闊斧的砍了下來，長官的換點點是成都市長，他突然宣佈辭職，而換上了一個任職教育廳主任的舊識任市長，這一下得罪了劉文輝與鄧錫侯。進而逼得向傳義借病寫田辭辭職參議會議長。

當初王陵基的對手方面給他的顏色，是對他上台時向老百姓開的平物價的支票，而由大堆金錢收購米油等物，以致造成物價暴漲，以致人民對他的期望。這是一點是作到了，當時使一般老百姓覺得王陵基也不過如此。可是這道王陵基能持久下去，王陵基能控制各縣追欠米糧，運到成都來以資配給，不但窮人有飯吃，就是富戶也可以低於市價的買米吃了。因此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 雙方鬥智的現階段

### 現階段

但是在今日的鄧劉

那個敢明目張膽以反中央作爲劉王的號召呢？(下按十五頁)



# 逃亡

## 汪銘

張老三是一個很結實的小夥子——就拿他帶着老婆同兩個不滿五歲的孩子，遠遠地從東北的安東逃到北平的事實，便可以證明他確實是一個很結實的小夥子了。他本來沒有錢，而且也沒有地。他在安東以趕馬車為生。當國軍同共軍在安東作戰的時候，閩人們紛紛地逃出那個危險的城市，另覓安全的所在躲避。因此，天天有行李運到車站或飛機場的生意。張老三既是以趕馬車為生，當然很賺了一筆錢。

以後，國軍撤退了，共軍進佔了安東。事前張老三本來不打算離開故鄉的；架不住親戚朋友的勸動，他也就活了心。最大的原因是聽說八路一過來，閩人就沒有了，而且有力氣的人必須去當兵。閩人一沒有，張老三還能賺誰的錢？更何況去當兵！當兵是要被人打死的，張老三倒是不怕沒有閩人；他所最怕的就是當兵，當了兵，老婆孩子便沒有人管了。他覺得如果真的打日本鬼子，他倒是還樂意再度扮演一次抗日的角色；因為他有過這種經驗；他曾經在抗日英雄鄧鐵梅手下當過一次小卒，跟日本小鬼子幹過一個時期。雖然當時甚苦，可是總算替國家効過一次勞。不過彼時他還是一個光棍兒，沒有老婆，更談不到孩子。現在可就不同了：他不但有了老婆，而且有了比一個還多的孩子，全都依賴着他的血汗來生存。如果真的八路過來，而且真的要他去當兵的話，他覺得那是多麼難受的一件事！張老三雖然認不得幾個方塊字，可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見解，却在張老三的腦海裏是一個先入為主的天經地義。於是乎他決定傾其所有，帶着老婆孩子逃出了他的可愛的故鄉——安東。

當然，張老三這一搬家，是需要相當的犧牲的；他不得不把他的一切零碎，統統拋棄。經過很長的跋涉，碰到許多的患難，好容易來到北平，可是沒想到北平的日子，竟是如此的難過；房子不好找，職業不好得，本想改行作生意的張老三，到了北平，已經是一無所有了，又怎麼能夠擺貨攤？他把他所僅有的被褥都賣了來應付房錢，再也

沒有富餘出來作本錢的東西了。結果，他依然走到老路上去——賣力氣吃飯。

他在沒有動身離開安東的時候，曾經對自己的老婆誇口地說：『到了北平，咱們可就要發財了。擺一個貨攤，我是買辦，你是售貨員，我們兩個人同甘共苦，無論如何，總比死守在家鄉的好，說不定碰巧一個好機會，咱們可就闊了。』張老三的老婆聽着很高興，而且幻想着歷代的皇上所在的地方當然容易掙錢。她卻沒想到容易掙錢的地方，同時也就是容易花的所在；拚命地掙，趕不上小米麵拚命地漲。他們的希望，一天比一天地減低。他們也不想發財。他們祇求能夠維持最低限度的生存，就算了。可是眼看着這最低限度的生存，馬上就要發生問題！

問題的發生，的確很單純；既不是張老三的能力不夠，荒唐好玩；更不是張老三的老婆好吃懶作，愛擺譜兒；他們都很苦幹，能挨。惟一的問題是張老三的老婆又養了一個男孩。因為小孩子吃奶的關係，張老三的老婆的飯量大增；同時張老三為了要多掙幾個，不得不拚命地幹。賣力氣的主兒，就怕拚命地幹，這一拚命不要緊，胃口可就大敞開了，本來可以吃一斤小米麵就能飽的，現在非得斤半不可。他們兩人的飯量的增加，不但沒有給他們好感，反而使他們憂愁起來了。

『喂！小狗子他媽！怎麼咱們今天吃了這麼些？』張老三驚訝着。  
『這怨誰？窮肚子沒掛油，可不得多吃！』老婆沒好氣地回答着。  
『我不是嫌吃的多，我的意思是咱們的進項，總趕不上吃的，這可怎麼好？』張老三也有點不耐煩的神氣了。  
『我說不來，你偏要來！你說北平是一塊寶地，我看你到了寶地，也沒得了寶！』  
『唉！別說了！這是年頭兒趕的！也是咱們的命不濟；人家都得了寶飛去啦！剩下的咱們還在摸索！』  
『摸索什麼？左右擋不了吃，夠吃的就不易！』  
『對啊！你說的對，咱們也不盼什麼了！夠吃的，咱就念佛！』

『……』他們相互默然了一會兒。  
『那輛車要是不賣，拿到北平來，現在也值兩個錢了！你說對不？』張老三又想起他在安東趕的那輛馬車來了。  
『誰讓你真的？』  
『是呀！我自己真的！要是不賣，咱們拿什麼來到北平？真是越窮越吃虧！』

『你不說是到了北平就有法子嗎？』  
『我還說到了北平，照那樣的馬車，咱們可以慢慢地再置它兩輛了呢！』  
『別作夢啦！眼看就要挨餓，還盼着天上落餡餅！真是他媽的沒有心！』張老三的老婆有點氣惱了，她始終是反對着跑到這麼遠的北平來的。

『……』張老三沒話了。  
『人家跑，人家帶着一把子金條跑！咱們跑，咱們帶着什麼？一把子窮骨頭！』  
『得啦！得啦！別囉囉啦！怎麼說也比去當兵強，我要真的去打仗，你們可怎麼活！』  
『……』老婆沒有理他。

『這幾天說地面上要抓兵了！你知道嗎？』  
『怎麼不知道！旁邊那院裏李大媽的兒子前天被抓去了，到現在還沒回來，聽說正託人辦着呢！』  
『是嗎？李大媽不就是這麼一個兒子嗎？』  
『人家說也許可以回來的，不過得花兩個錢兒吧！』  
『咱們可真得念佛，咱要不是幹拉三輪兒的，說什麼也得被抓的。地面上抓兵，是找那遊手好閑的傢伙抓。咱們拉着三輪兒，老總們看見也不好意思往下拉啊！你說對不？』

『你可得把眼神放活了點，這年頭兒可說不一定，就許不管誰都得抓！要緊的是躲着老總們走！』  
『不用你囑咐，咱天天在外邊跑，什麼不懂，一看風頭不對，咱就下啦！還等到人家給抓住？你可真把咱看瘋啦！』  
『……』  
『……』

以前張老三剛剛逃到北平的時候，物價的上漲，有如春天的溫暖的消失而慢慢地走進夏天的炎熱似地有步驟，所以他並不覺得難過；何況他又是初到北平，看什麼都生色，見什麼都新鮮。將來的一切，在張老三的腦海裏是充滿了無限的希望的。他認為這個年頭兒不是常久的年頭兒，總有一天會好轉起來；而且北平又是寶地，寶地要是那么好轉，那麼像他的那邊睡的那邊，更是沒有法子好轉了。因此，他有時候覺得身子骨兒不大得勁兒，或是趕上大風大雨的天兒，就許歇它兩天；或者帶着他的六歲的大姑娘到天橋逛逛，看一場小玩藝兒什麼的，調劑一下，換換腦筋。  
現在的張老三可不是那種看法了。他覺得物價的高漲

有點像冬天的三九忽然一變而為夏天的中伏似地沒有規律，頭天早上小米麵剛剛漲到八萬一斤，到了午後，又漲上去兩萬，睡過一夜，就是十五萬了。目前就是二十萬一斤，他的確有點心慌。他不但像以前似地碰到大風大雨的天氣就歇車，反而遇到有個頭痛腦熱的時候，也得歇車。不然的話，這一天全家的嚼穀，就沒有着落。他發現自己是走錯了路，不該自動地攜家帶口地逃亡到北平。他好像迷途的羔羊似的恍惚而不知所往，往東還是往西？朝南還是向北？前進還是後退？求生還是求死？四面八方都是恐怖的境界，他沒有方法可以脫離這個陷阱式的生活；想爬而爬不起來，祇可任其所以地日益下沉了。

張老三核計着每半點鐘可以賺八萬，一天十二個鐘頭，可以賺一百九十萬，除了給車份三十萬，還可以剩一百六十萬；按現在的小米麵是廿萬一斤，全家每天吃四斤的話，不過八十萬就夠了；一百六十扣去八十，還富餘八十萬，他拿這八十萬交給麵舖子李掌櫃六十萬替他存起來，自己留下二十萬，作為燈水以及零星的花費。每天六十萬的儲蓄，到了月底可得一千八百萬；按現在的麵粉的行市是每斤卅五萬，買它廿斤交房租，才不過花七百萬，豈不是還可以剩一千一嗎？要是打上利錢，起碼得有一千二百萬的富餘。他預算着滿好，可是他沒有想到壞的方面；在一天十二個鐘頭裏面，他是不是需要吃飯的時間呢？是不是每當完成前一個各人需要的路程之後而需要等候次一個客人來催車的時間呢？是不是在危急的時候而需要稍息呢？如果把這些不需要的損失的時間減去的話，他就勢必在他的總收入——一百九十萬——裏面減少三成。這麼一來，張老三每天拚了命地幹，至多不過有一百三十萬的進項，也就僅僅夠全家的「一吃」，至於燈水房租，以及修補褲褂的一切雜費，全都沒有着落；碰巧三輪兒出了毛病，還得給治；這一修理，起碼得十萬廿萬的，這筆損失，車主是規定好了由租車的主兒負擔的，可是張老三也忘了打上這筆支出。他不甘細珠，同時也不敢細算，愈算愈糊塗，索性不算了，隨它去，反正張老三是一個很結實的小夥子，有的是力氣，咱就拚吧！

張老三的心裏有數兒，一個人的力氣是有限度的。他覺得這個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地難過，以前拉一天車所掙的，可以吃兩天。歇一天，拉一天是再舒服也沒有的了。現在呢，拉一天不綽一天吃的，一天一個現在，現在的困難，是必需解決的，至於解決的辦法，除了狼狗地跑而外，是再也想不出其他的辦法來了。他拉到地方，不等客人

下車，就先留神着次一個客人的呼喚。他時刻準備着接了一位客人的車錢，馬上就會又拉上一位客人。他實行着「歇車不歇磨」的辦法，艱苦地接連着應付客人們的照顧。像這種樣子的幹法，別說是一個張老三，就算是十個，也得有一天累得躺下而幹不動了。何況又是一個飢一頓飽一頓的張老三？因此，他的力氣也就一天不如一天地壞下去；潛伏性的肺病，逐漸地明顯起來。他近來常常咳嗽，感覺疲倦；胸部刺痛；肌肉日見消瘦而枯乾；精神比較萎縮了許多。他對於短道兒的生意，當然還可以支持，可是遠道兒就不敢去接受了。因為怕客人們嫌慢的關係，祇好避重就輕地專拉短道兒。這麼一來，他的每天進項，可就更不如以前了！他時常恨着自己，怎麼就會一天比一天地不濟起來。他未嘗不願意拚命地多拉幾趟兒，可是力氣不給他使喚了；跑不動還在其次，最艱難的就是喘病，不由己地日見沉重！善良的客人們是不願意看一個活人在受罪的，勢必下車另僱。狠心的客人們却不管那個，一定暴跳催逼，快上還要加快，使得他遍體汗淋，力盡氣絕，可是所得代步的價值却遠不如下車另僱的良善客人為雙。張老三為了避免因顧客的憐憫而自生的內愧，以及因顧客的殘忍而自覺的悲苦，是不得不量力而接受生意的了，縱然因此而減少了他的收入。

地面上抓兵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地緊張起來，就連獨負家庭生計的張老三，竟也不能逃出這種災難。有一天，張老三剛剛交了車，踏着瘦乏的步子，走向自己的家門。經過西長安街的時候，他看見人們在四散奔逃；同時又看見一羣人們在那裏圍聚着，好像似什麼熱鬧。他以為又是鬧學生了。他喜歡着熱鬧，尤其是學生的熱鬧。學生們喊着的一反飢餓——可以給他解解悶兒。他也知道「喊」是沒有用的，無論如何，還得靠自己的血汗去換飯吃。可是他的內心的深處總像似同學生們所鬧的「一反飢餓」在共鳴。因此，他是最喜歡看學生的熱鬧。於是信步走向那一羣人們團聚的裏邊去了。從此張老三也就被認為「散兵遊勇」之流而被老總們給抓去。

雖然，張老三一再地向老總們聲明自己是職業的，而且又是獨負家庭生計的人，可是老總們始終認為他是一件很好的傢伙，一個填堵炮眼的材料，結果也沒有答應他的釋放的要求。他也就無可奈何地幹下去。本來張老三的肺病已經到了很嚴重的地步，再一經過三個月嚴酷的軍事訓練，更形沉重了。當開發前線補充的命令頒下的時候，張老三便病倒了。後來經過軍醫官的詳細診察之後，才曉

得他確實是病得很厲害。他在那位好心的軍醫官的同情之下，終於被解役了。他高興得哭起來。他想到他的老婆同孩子們在這三個月裏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樣子活着。他愈於要見到他們那副快活的迎接着自己回去的笑臉。他像似作了一場惡夢地醒轉過來。他覺得自己已被解役的事真是一件天賜的洪福。他認為這件洪福一定會給他帶來將來的好運。他匆忙地收拾了自己的零碎，換去了軍服，穿上那位好心的軍醫官所賞給他的一件黃色襪衫同一條黑色短褲。他跳躍着走出那個軍訓的機關。他感覺到非常地輕鬆，好像似一隻鳥兒由籠子裏面被人放出來似的輕鬆。他邁着大步子，一直奔向他的老婆同孩子們所住的房子去了。

「李大媽在家嗎？」  
「誰呀？」  
「我呀，張老三！」  
「呦！我還當是保裏來人要什麼雜捐的呢！原來是張三爺！」李大媽走了出來。  
「您這一程子好吧？您的少的出來了嗎？」張老三一面問着，一面就走進了房間去。  
「出來啦，我們那個孩子倒是有什麼苦，進去不到七天就給放了。可是我的老百項算是花光了！您知道我的那一個金鑽子嗎？……賣了，賣的可慘了！五錢重才值一毫多，聽說叫人家給吃了！……唉！我也不心痛，總算咱們拿這筆錢換了一個活人回來，您說是不是？」李大媽嘴說不心痛，可是臉上帶着難受的神氣。  
「怎麼花這麼多的錢？」  
「唉！別提啦！咱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保裏頭給代僱了一個人，頂替我們那個孩子去當兵，人家替咱孩子去死，您想人家還不吃上，再加上咱們也不得不謝謝替咱辦事的保裏頭的人們，就是這麼着花的。可是保長說我們還算是省了錢！您說這可往那兒說理去！」李大媽憤慨地敘述着。  
「他們給僱的是誰啊？」  
「誰知道？我也沒看見！」  
「難道您也不去打聽打聽保裏把這筆錢交給誰了？」  
「唉，打聽什麼！這年頭兒就是老百姓吃虧，咱不認頭，又怎麼樣！」  
「李六媽！我跟你打聽打聽，我們家裏的，她在那兒去了？」張老三自從進了屋子，始終沒有得着機會問這一句。他看見李六媽剛喘了一口氣，就不等她開口搶先問上去。（下接十三頁）

（下接十三頁）